

武當劍俠傳

若倚題



武俠
小說

武當劍俠傳卷二

燕南萍道人撰

浦左張恂子潤詞

第十六回

仗官勢嚴玉虎施威

貪美色展毓龍娶婦

話說展翼飛送鏢回來。走在離濟南不遠的一個小村莊裏。看見城裏把總衙門的兵。欺詐鄉下人。動了義憤。把幾個兵打的落花流水。那一羣兵拔腿就跑。鄉下老百姓看見兵一跑。他們大家在後邊帶着奚落的口氣。就喊道好哇。通一跑了哇。哈哈的一陣大笑着熱湊鬧。那羣兵也不管。頭也不回。只顧向前跑。惟有那頭目。被奚落的實在掛不住了。就回頭道。姓展的你是好漢子。你父子的威名也很大。你父子等着。總有教你知道的那一天。翼飛也

不理他。看那送大車的夥計也回來了。三人預備要走。那羣老百姓上前攔住道。地下這些個兵器。怎麼辦呢。若是留在此處。那就與村子惹下禍了。展爺請你把他帶了去罷。翼飛想了半晌。沒有辦法。若是叫老百姓送了去。送的那老百姓。一定吃虧。也沒有敢送了去的人。丟下物。又全是軍器。不能夠私自藏起來。遂對大衆說道。這些兵器。我帶了去。倒是不要緊。免的與村子裏留這禍根。可是請你這裏父老們去一兩位。作個見證。並請你們那一位。多辛苦一點。再打聽牛車是那村的。若是將來鬧出事來。好找他來作證。人村子人全都答應。於是舉出兩個年老的。跟翼飛進城。又找一個人去前村送信。翼飛帶了兩個夥計。同着兩位父老。扛了兵器。一同到鏢局來。見了展毓龍。把路上遇見的事情。細說了一遍。毓龍聽了。把翼飛給說了一頓道。你惹了事。還不算。你又把兵器帶來。鬧個私藏軍器的罪名。那兩位父老上前

道。這個不能怨這位小爺。這是我們村裏要求着帶來的。我們情願作見證人。正說着。孟飛熊走進來。一問是怎麼回事。由於父老又把在村子裏的詳情說了一遍。飛熊一聽。只氣的嘩啦啦的怪道。叫豈有此理。今天遇見的是鯤兒。把他們給嚇跑了。若是遇到我。教他一個也跑不了。全緹了來給他送去看他。這個官還有什麼臉見人。毓龍接口道。不是這樣說法。現在是勢力世界。他若翻臉。硬說你路截罪犯私奪軍器。你也應該怎麼辦。只好請這兩位父老在敝局暫住一兩天。我去託人疏通疏通看。再講罷。再說那個頭目帶着幾個空手的兵。跑回衙門。先找夥伴們一說。預備多找人去打他的鏢局。後來教把總嚴玉虎知道了。大叫道。這還了得。一個鏢局子敢打官兵。他們還要造反嗎。教老夫子寫公文報告上憲。說全勝鏢局私通盜匪。路截拐帶。擅打官兵。私奪軍器。一而就要點兵出隊。去剿全勝鏢局。老夫子一聽。這

簡直是渾鬧。怕不是辦法。就說道。東翁暫且息怒。這個辦法恐怕不大妥當。你說他通匪沒有證據。說他路截拐帶。他把村民弄一堆來作兒證。那就不好了。那豈不是反弄成個管轄不嚴。縱兵殃民的罪到自已身上來嗎。若再帶着兵去一剿。鬧出事來。弄大了弄成擅自動兵誣良爲盜。就是不出事。教上邊知道。至輕也要鬧撤差。是免不了的。再說帶着兵去抓他。他也不抵抗。抓了來之後。怎樣放他們出去呢。嚴玉虎道。這樣說難道就罷了不成。以後我的兵還敢出門嗎。老夫子道。且莫着急。鏢局裏一定不敢惹官面上的人。他就得想出辦法來找我們。若是不理。也不來的時候。我們再動公文。管叫他受不了。正說着。差人來報道。城裏某紳士來了。要見老爺。老夫子道。一定爲這件事來的。東翁裝作不知道。說等我查一查看。可是說書之間。要軟中帶硬。一面自己要辦部下。可見我們並不同護。一面輕輕的給鏢局作個

罪名。只推說這事我辦不了。等我呈報上憲再說罷。若是這樣說。他們一定會另想好法子來商議的。嚴玉虎一聽大喜。對着老夫子道。真是你的高見。一定這樣辦。果然照樣向某紳士一說。那個紳士老於世故。曉得嚴玉虎拿大帽子來相壓。無非要敲詐一筆錢財。果然毓龍等一說。更爲着急。後來給嚴玉虎送了一分厚禮。又辦酒席。請衙門的兵喫酒賠禮。方算了事。纔將兵器收去。雖然算是了結。歸根全勝鏢局。總是與把總衙門裏結下了這個痕跡。玉嚴虎雖是受了人家一分禮。心中總是想。兵出去教人給打回來了。對於毓龍終是不快。再說展毓龍爲了這次的事。化了許多錢。還說了許多的好話。心裏想。全都是勢力的關係。一點理也不講。心中悶悶不樂。可巧一提楊家這門親事。說楊蝶花的叔父。在本城是個官。倘是娶了他家的小姐。在官面上可有一點照應。就是將來有事。瞧着親戚的分上。也好請他出來說

話。於是又與孟飛熊把這話一商議。孟飛熊本是個粗率人。也說有理。就把楊家這門親事定下了。遂選擇日期好下定禮。又定了個最近的日期。迎娶過門。女家是個窮候補的。沒有陪送什麼嫁粧。只說日期太近。趕辦不及。以後再爲補送罷。內裏雙方全是展毓龍這邊準備的。到了過門這一天。雖然是續弦。一者因爲在濟南的城裏。毓龍手中又寬裕的時候。二者毓龍的威名。外邊來的朋友很多。又因對方大小是個官。所以而子上要好看。所以把喜事辦的十分熱鬧。預先在城裏租定了一所房子。外面懸燈結彩。裏面也鋪設一新。娶過來。一看新人十分美貌。毓龍也很高興。拜堂成禮。撤帳交杯。正在鬧的亂轟轟的時候。忽聽後面一片人聲。只見火光煙氣直冒起來。把大眾嚇了一跳。趕緊詢問。說不要緊。後面空地裏搭了棚煮飯。不知道怎麼不留心。將棚燒着。幸未曾連到房子。已經撲滅了。大家遂放下心。一切俗禮。

方纔演畢。請大家入座喫酒。因爲來賀喜的人很多。前後裏外。全都擺上了席面。正要大家相讓入座的時候。不知道由那裏鑽進兩隻野狗。跑到華堂的供桌前面。打起架來。幾乎把供桌撞翻。上面的東西到了好幾樣。大家保護供桌。把狗向外擊打。那狗子向外一跑。正遇着一個人。舉着方盤。裏面許多新做出來的菜。方要獻向席面上去。不意被那狗子拚命的一撞。把方盤撞倒在地下。裏面的菜。唏裏嘩啦。翻了一地。二門口有人恨極了。拿了根棍子。再打那狗。那狗急了向外一躡。又把外院的酒席桌子。給撞翻一抬。將上面擺的杯盤。也叮吟噹啷。鬧了一地。兩隻狗方纔跑出去了。這裏趕緊叫人收拾。打掃乾淨。方纔入座喫起酒來。於是猜拳行令。直鬧到夜裏。大家把毓龍送入洞房。這纔走的。走散的散了。毓龍雖然四十多歲的人。從前也娶過妻。可是終歸是在鄉下。現在境遇比前好了。新娘子生的又十分美貌。這一

夜如醉如癡。真是香溫玉軟。在毓龍覺着漢武帝所說的溫柔鄉。也不過如此。一夜晚景易過。次日起來。拜過了祖先。然後由孟飛雄領着兩個孩子。也上來拜見新人。孟飛熊雖比新人年紀大。仍然拜兒呼爲姐姐。兩個孩子過來。拜見新娘。鯤兒終究是大大一點還好。鵬兒不過十一二歲。拜下去叫了聲娘。伏在地下不起來。他哥哥把他拉起一看。只見鼻涕眼淚流了一臉。這一來把他父親與他舅舅哥哥。全都給眼圈鬧紅了。還是他的哥哥。將他一拉。說到外邊去玩去罷。他借此出來。拔腿就跑。他哥哥在後面喊他。他也不答應。一氣跑到後院沒有人的地方。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他哥哥追上一看。也不由的淚流滿面。勸說了他好半天。方纔止住。從此鵬兒總不願意見他的新娘。仍然是跟着舅舅在鏢局子裏睡。一教他回來。他就想哭。再說新娘子過了三天。一切家務自己來處理。毓龍偷眼看他。處理的井井有條。人又生

的美貌。又樣樣都能夠工作。心裏倒很喜歡。不過新娘極好打扮。平日在家。也是打扮的花枝招展。如同一隻花蝴蝶般。未曾邁步先看腳。走起路來看影兒。毓龍想年青的人愛俏。也是常情。因爲家裏無人。又買了個小了頭與他作伴。起初毓龍新婚燕爾。每日把局子的事料理清楚。就回家後來因爲鏢局的事忙。況且毓龍終歸是打熬筋骨。練習工夫的人。對於女色。並不十分親熱。日子長了。就睡在局子的時候多。回家的日子少。並且走一躺鏢。必需要一個半個月的路程。方能回來。不想因此便出了毛病。正是風餐露宿。飄零慣。玉軟香溫不自由。欲知出了什麼毛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楊蝶花燒香賣俏 胡作圖遇豔驚魂

話說閃電手展毓龍。自從娶了楊蝶花。起初新婚燕爾。每夜必然回家。日子

一久了。毓龍本是打熬筋骨。講究練工夫的人。對於女色上很不注意。更兼着鏢局的事忙。常常的保着鏢出去。一去就是好幾十天。賸下這位新夫人在家。獨自一個人冷冷清清的。未免難過。更兼着楊蝶花如花美眷。顧影生姿的人。把他一個人關在屋裏。教他如同空山的老比丘一樣。如何關得住呢。起初不過搔首弄姿。站在門口賣賣風流。到後來一聽毓龍出了門。他就格外打扮起來。到處去逛。不論遠近。只要有熱鬧。他總得去出出風頭。也雖然是這樣的四下裏攬生意。無奈本地人一者怕展氏父子利害。二者展氏父子對着鄰里很不錯。大家全不好意思的。只有背地裏歎息道。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常言道的好。日日穿大褂。總有遇到親家的那一天。再說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何況楊蝶花這麼漂亮的鮮貨呢。這一天正是清明時節。家家出去踏青。城裏又是城隍廟會。又趕上展毓龍保着一分鏢。要

送到山西太原府。至少也得一個多月。方能回來。楊蝶花一早起來梳頭裹脚。裏外全換一身極時髦頂鏢亮的衣裳。連裹脚布頭上。全繡着花兒。正折到脚面上。那小鞋子裏面。全洒上香麵子。走一步。那香須流出去一丈二尺五寸遠。頭一天。早約好了隔壁姓張的一個婆婆。今日一同去逛廟會。外帶着去燒香。他老早的就打扮完畢。等着張婆子來了。好一同走。他那個小了頭。起名叫作紅兒。打發紅兒到隔壁催了好幾趟。方見張婆子也打扮齊整。扭將過來。張婆子也換上了一雙青布鞋兒。上面穿着新藍布褂兒。下面穿着一條青紬子的裙兒。走進來笑着說道。你着的什麼急。天氣還早的很。廟上也沒有人約會時刻等着你呀。楊蝶花啐了一口。笑道。你胡說。我請你早點過來。在我這裏喫早飯。喫完了好一同走。原來這張太婆不到五十歲。丈夫早已死了。只有一個兒子。不到廿歲。名字叫作福兒。在縣衙裏當個小跑。

腿。這張太婆原本提小包裏走百家門。賣珠寶手飾。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或是作作媒。或爲拉拉絳。當年鴉片嗎啡。正是盛行的時候。也替人家帶點私貨。不知道由什麼地方發了一筆橫財。現在手裏很有幾個錢。他就放放印子錢。借借黑心債等類。楊蝶花因爲站門口。長與張太婆談心。後來就彼此來往。張太婆一張嘴。能把死人給說活了。所以楊蝶花很喜歡他。每日無事。就找他談心。這張太婆倒成了楊蝶花離不了的要緊人物了。展毓龍也曾遇見過兩次。心裏邊雖不以張太婆的人爲然。但是自己的妻子。年紀又小。生的又美貌。未免有姑息的地方。他一個人在家。終日又不出門。又沒有人作伴。有個街坊老太婆。來家裏談一談心。倒可以解解悶。所以也沒有說過禁止來往的話。因此張太婆在展家出入。如同奉了聖旨上諭的一般。當日楊蝶花要遊城隍廟去。自然是約張太婆作陪。張太婆進來一看。楊蝶花梳

了個蘇州最時式的回頭。後邊拉着燕尾兒前邊兩鬢刷下來。刷的黑油般光。蓋着半個耳朵。左邊壓鬢的一朶北京做的大通草花。右邊一隻大蝴蝶。如同活的一樣。迎面分着西瓜頂。打短一縷頭髮散在眼眉之上的孩兒髮上。身穿淺葡萄灰色小碎花庫緞夾。襖外罩青緞子背心。上繡整枝的梅蘭竹菊的淺色花兒。下穿青色軟紬子裙兒。下邊繡着花邊。迎面繡着幾隻五彩蝴蝶。脚上穿紅緞子小鞋。繡着滿柳的花。腿腕上綁着褲腿。真是露着一鈎不足三寸。如同一對紅色的小尖辣椒一樣。更趁着他的圓姿杏眼。柳眉櫻口。兩鬢上一笑出來。兩個酒渦兒。美人肩下一捻的柳腰。走起路來。真是蜿若游龍。翩若驚鴻。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了。張太婆瞪着眼睛。目不轉睛的看。看的全出了神。楊蝶花問他看什麼。他也不答應。仍是釘住了看個不了。楊蝶花笑道你發了瘋了。也不說

話。這樣看人作什麼。楊太婆這纔歎口氣道。可惜我不是男子。我若是男子。命也不要了。楊蝶花道。你胡說亂道。快着喫飯。我們上廟去。是正經。於是二人草草的喫了飯。嗽洗過了。照了照鏡子。二人出門。真奔城隍廟而去。走到廟上一看。來往的人。與作小生意的。真是不少。看見他二人來了。兩邊的人。如同排了個胡同的一樣。也有睜大了眼睛看的。也有跟在後邊聞香味的。也有背地裏講究歎息的。二人走到廟裏邊燒了香。磕下頭去。旁邊有一夥的輕薄少年。也跟着磕頭。在旁邊看着。等人家跪下去。他也跪下去。等着人家磕頭。他也磕頭。他說他是拜神。其實如同拜天地的一樣。這一羣無聊的東西。帝門在廟會上最這種巧。占人家一個便宜。楊蝶花一跪下去。磕頭。旁邊跟着磕頭的就是一大羣。楊蝶花不但不惱。還以爲這東西。正好拿着。他們開開心。看他們敢怎麼樣。楊蝶花拜完了神。携了張太婆。到各處隨喜。

走到跨院裏面一看。這個院子裏倒還清靜。原來這院子是廟內住持住的房子。二人正在觀看。只見由屋內走出一個人來。後面和尚跟着送出來。還有當差的在後邊侍候着。一看出來的這個人穿的非常漂亮。頭戴一頂青緞子瓜皮小帽。上訂一顆滴溜圓的明珠。有指頭般大。身穿湖色縐細夾長袍。上罩石青寶地紗夾馬褂。足登青緞子官靴。生的長條子身體。上寬下窄的臉兒。白白的臉孔。黑黑的兩道眉。兩隻眼睛非常活動。滴溜溜兜轉。鼻子生的高高的。就是鼻子頭稍尖。還有一點向下。鈎着一張小嘴。兩片薄嘴唇。滿面的春風。無事也帶着笑容。身段面孔。暗含有十二分的俏皮樣兒。當時與楊蝶花二人的眼光一接觸。就如同陰陽電氣。有異性相吸的能力。倏倏的打了幾個迴轉。然後兩股電氣。接到一起。中間發生了無數的電流。那人也。不管和尚與當差的在旁邊。就立住脚不走。還是楊蝶花不好意思久站。

對張太婆道。我們到外邊去逛一逛罷。這一聲如鶯啼燕囀。更爲攝魂鈎魄。楊蝶花走到角門。不由的又回轉頭來。將秋波又向着那人一拋。回過來自己又低鬟一笑。方纔嫋嫋婷婷的走去。這一下子可了不得。把那人弄的成了個雪堆的菩薩。見了日先一樣。外邊化了一層。化出來的水直往心裏頭流。眼兒定着。脚兒立着。脖兒伸着。身體一點一點的向下低下來。幾幾乎癱軟着。及至和尚呼了一聲二老爺。他方纔猛然驚醒。嘆了口長氣。伸了伸腰兒。咳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轉身對和尚說道。你不要送了。我還要到廟上轉一轉呢。和尚看出了情形。自己知趣。送到角門。自己就轉回去了。再說這位二老爺。別過了和尚。轉身忽忽的到廟坊上。各處去尋方纔看見的那個女人。你道這位二老爺是什麼人。他就是現任歷城首縣的親兄弟。這位首縣原籍四川人。姓胡。也不知他是由蔭生出身。還是捐班。也不知是由濫

冒保案。弄了個知縣。拚命的巴結運動。纔署了這首縣的缺。他的官印叫作立圖。他的性情。別的全不愛。就是認的錢。看着錢是他的爹。他爹是忘八蛋。所以用他的這位寶貝兄弟作賬房。就是這位二老爺了。這位二老爺名字。叫爲作圖。號叫挹香人。是十分聰明能幹。至於吹打拉彈唱。無一不能。詩詞歌賦。也能弄一點。真是自命爲風流才子。他的管錢的本事更大。能夠買螃蟹。不要骨頭。買鷄蛋。還要除皮。所以他哥哥信任他。說一不二。他就包攬詞訟。害人破產。無所不爲。現在濟南城裏。沒有不知道這位二老爺的。今天在廟坊上。不遇見這位楊蝶花便罷。既遇見了這種寶貝。那有會不生事體的道理。正是。蛺蝶翩翩尋嫩蕊。花枝艷麗遇狂蜂。不知生出何種奇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胡挹香好色求媒 張婆子貪財拉馬

話說這個胡挹香。在城隍廟會上。遇見了楊蝶花。真是五百年前風流的冤孽。二人全是目弛神飛。心中蕩漾個不止。胡挹香由住持院裏出來。放開步去尋方纔所看見的那個美人。忽忽的在廟坊上尋了一圈。沒有看見。遂即走出廟外。到那空場上去找。空場上擺着賣膏藥的。要拿捧拉西洋片的。說書唱曲的。統統是江湖上一流的小生意。是個玩笑的場兒。這位二老爺找來找去。找到唱時調小曲的攤子旁邊。方一舉目。就覺着眼前一亮。耳朵裏邊如同火車拉回聲的一樣。不由的渾身發木。嗓子裏發癢。連着咳嗽兩聲。及至那美人的眼風。轉到他身上之後。又是低鬢的一笑。看他鬢邊那隻大五彩的蝴蝶兒。微微的顫動。遂又拉那老太婆道。我們去罷。只見一陣風兒

似的。故意在這位二爺面前走過去。二爺鼻子一嗅。覺着甜蜜蜜軟洋洋。通關刺癢。有說不出來的那麼一種香味兒。胡挹香睜開了眼睛。仔仔細細的。看着美人走過去。他那裏肯捨。在後邊如同追魂兒似的。緊緊跟着。不意剛一轉灣。遇見個熟人。對着他招呼。走過來。二老爺長。二老爺短。自己不識討厭。胡挹香共總一點也沒有聽見。他說的什麼。丟魂失魄的。呵呵答應了兩聲。及至那人走開。再一看。那裏還有那美人的踪跡。氣的胡挹香恨不能把那熟人罵一頓。方纔出氣。遂趕緊走出了這胡同口。向着大街一望。遠遠的彷彿是有那美人的影子。在前邊走。胡挹香邁開大步。向前追去。一個不留神。正撞在一個人身上。就聽得那人叫了聲。二老爺。向旁邊一站。挹香一看。是衙門裏的小福子。心裏轉想。小福兒是本城人。或者他知道那美人的下落。就低聲問道。方纔有一個女人。穿着什麼。同着一個老太婆。向那走去。你

認的不認的。福兒答道。怎麼不認的。我跟他住在近隣。那老太婆就是我的媽。挹香聽了大喜道。好好你還有別的事嗎。若無事。你跟我回衙門去。說着。把香那個當差的也趕了來。與福兒一起跟在挹香身後。走回衙門去。到了自己的屋內。把福兒叫進來。問他那個女人是誰。福兒那小子很機警。就把楊蝶花的詳細情形一說。道他還是某老爺的姪女兒。生的有怎樣好看。性質又怎樣的風流。外邊人因爲他打扮的花哨。又是有熱鬧他必到。所以給他送個外號。叫作五彩蛾兒。楊蝶花就是看見亮光。必然撲的意思。但是他丈夫。是本城有名的英雄。就是開全勝鏢局的閃電手展毓龍。新娶的老婆。恐怕有點紮手。胡挹香起初聽的。真是心癢難搔。到末了聽說是閃電手新娶的老婆。也是一愕。心裏又一轉想。又問福兒道。你家裏有甚麼人呢。福兒答道。我家裏就是我媽。並無別的人。又問道。你院子裏有餘屋沒有。福兒

答道。院子裏就是只有四五間房子。我到衙門裏來。我媽只住一間。其餘的想租給人。還沒有找着主兒。挹香道很好。你回去對你媽說。房子不要租人。我有一個心口痛的病。據醫生說。要抽兩筒鴉片煙。方纔能好。在衙門裏。大老爺不教擺這東西。別處又不方便。我打算借你那裏抽抽鴉片煙。不要教人知道。隨手拉開抽屜。拿出來一包銀子。約有四五兩重。交給福兒。又道。我看你很聰明。自今日起。你到我屋裏來。與我當差罷。你先去對你媽說。趕快把東西預備好了。給我一個信。然後你把行李搬到我這外邊屋裏來。就是了。福兒這小子聽完了。如同奉了上諭。當欽差一樣。一溜煙跑到家裏。對他媽一說。張太婆知道生意上門。發財的機會到了。叫福兒把煙傢伙擦抹乾淨。又找了大小兩隻極考究的老槍。裝上兩個壽州孫寡婦斗。又將頂好的廣土清水膏子。挑了一小罐。燈子裏的油加滿了。自己又將房屋裏拚命的

收拾連窗子上的玻璃。窗櫺上的塵土。全都擦淨了。又找了幾張美人圖。半春意的畫兒。掛在牆上。然後點着一爐上好的香。把屋子熏起來。彷彿辦皇差。預備行宮的一樣。到了太陽落後。天氣黑了。街上看不清楚人的時候。福兒領着胡挹香來了。輕輕的叩門。張太婆開門。胡挹香側着身子溜進來。福兒把他領到上房東裏間內。挑簾子進來。一聞滿屋子噴香。一看收拾的十分干淨。胡挹香不由贊了一聲。張婆子跟進來。倒茶。拿水煙袋。又趕着給脫馬褂。拿起茗帚掃椅墊子。請二老爺落座。這一路的胡拍馬屁。道小婦人家裏十分齷齪。難得二老爺貴足肯踏賤地。莫怪前天夜裏小婦人作了個夢。夢見彷彿是什麼神仙菩薩。由天下降到這小院裏來。照的滿屋子裏全是金光。及至小婦人醒了。聞着屋裏似乎還有香味。又說道。二老爺想吸這鴉片煙。小婦人這裏便利的很。小婦人跑了好幾處。方找了這點沒有放灰。

的廣土清膏來。知道二老爺沒有癮。不過借此治病。玩一玩就是了。所以找的是清水膏子。喫了不會上癮的。這傢伙不十分好。二老爺可以暫時將就着用。等小婦人再慢慢的找頂好的。總教二老爺稱心如意。說着嗤的一聲笑了。胡挹香道。很好很好。真難爲你。將來我治好了病。一定要重謝你的。說着。張婆子裝好了一筒煙。又把枕頭扶好了。請二老爺抽煙。挹香躺下。接過煙槍。張婆子給看着對火。吸了一筒。張婆子在這邊半倚半靠。一面燒着煙。一面談起心來。就問二老爺有幾位太太呀。想必全是天仙化身了。不知道有幾位在此地。挹香歎了一口氣道。那裏有幾個呀。一個就要把人氣死。長的像個豬。笨的像個牛。所以把他放在家裏。沒有帶出來。並且現在我已三十歲了。連個女孩兒還沒有。就求你留神看着。有合式的。給我說一個。行不行哪。張婆子笑將起來道。二老爺你老人家太客氣了。不過你家的太太。在

家裏管理家務。離不開就是了。若是二老爺有意思再娶一個。等小婦人留意訪查着。有合式的。再給二老爺說。二人相對談心。後來慢慢提到隔壁展家的楊蝶花。於是胡挹香大讚特讚道。人家不曉得怎麼長的那麼好看。頭是頭。脚是脚。模樣身段。好像定做出來的一樣。不知道展毓龍幾世燒香修了來的福。我不娶便罷。我要娶。非也要這個樣的不可。張婆子道。那個楊蝶花生的也不過如是。雖然漂亮。人可極活動。不知二爺怎的看中了他。若是說到這裏。挹香聽了。便接口道。若是怎麼樣。若是怎麼樣呢。張婆子格格笑起來道。若是不怎麼樣。笑個不止。挹香實在忍不住了。便起來抓到張婆耳朵低下。唧唧噥噥。說了半天。只見張婆子一陣唏唏的笑。一陣閉着眼睛。只搖頭。後來胡挹香跳到地下。左作個揖。右打一躬。恨不能就要跪在地下的樣子。張婆子道。不要忙。慢慢來。明天再說罷。胡挹香現在已經說破了臉皮。

到此時也全顧不得了。拉住張婆子。一路的胡纏道。今天你若不答應我。等到明天。恐怕我就要害病了。或者就許死了。也不一定。張婆子道。你這樣着急。你不知人家恐怕不像你這麼忙。也得我先設法探一探。再說。胡挹香又對張婆子耳朶底下。低言幾句。方纔站起身來。穿上馬褂道。無論如何。求你辦到你若能夠成全。你要怎麼樣。我便怎麼樣謝你。張婆子笑道。只要你二爺不過河拆橋。我們以後全靠著二爺賜福了。說著挹香走出來。張婆子送到大門口。看着胡挹香帶著福兒回衙門去了。這纔轉身關好門。看看天氣不早。收拾收拾。便去安息。他自己住在西裏間。躺在床上。喜歡了一陣。不意這樣好生意。自己送上門來。又計畫了一陣。計畫明天這事怎樣入手辦。一切計畫妥當。昏然睡去。這一夜光景。睡的十分甜美。也不知道作了多少的好夢。睡覺之中。只是吃吃的傻笑。及至醒來。已經紅日滿窗。趕緊梳洗完畢。走

到隔壁展家來。正是鶻兒自是能言鳥。蕩子專尋引路人。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彩蛾兒春心驚噩夢

張婆子巧語說風情

話說張婆子一早起來。興忽忽的梳洗已畢。扭到隔壁展家來。進去一看。楊蝶花雖然醒了。尙未起身。懶洋洋的躺在床上。真如同一幅美人春睡圖的一樣。只見柳眉凝黛。杏眼含嬌。芍藥煙籠。海棠春醉。那一種的風韻。教人看見。沒有不消魂奪魄的。莫怪那位胡二爺。自遇見他之後。又饑又渴。如同瘋了的一般。張婆子走進來道。天氣甚麼時候了。還不起來。太陽全晒到尾巴骨上了。莫非昨夜你作了什麼好夢不成。只見楊蝶花臉上一紅。坐起來道。作好夢不作好夢。你怎麼會知道。莫非你還會鑽到夢裏邊去嗎。昨天晚上。

楊蝶花果然作了一夜的夢。不意被張婆子一語道破。所以楊蝶花不自由的臉上生了一朵的紅雲。原來楊蝶花自廟上回來。自己一個人坐在屋裏。如癡如醉。思想的全出了神。起初把廟場上的情形。想了一遍。後來想到遇見的那個男子。生的又俏皮。又和氣。穿的又干淨。又漂亮。那一種又大方。又風流的態度。教人看見。實在是不討厭。但不知他是甚麼人。又想他必定是個官兒。不然就是個闊少爺。他的腳上還穿着官靴。就看帽上釘着那顆滴溜圓的明珠。也很值幾個錢呢。自己一個人顛來倒去的胡思亂想。後來無聊已極。不由的傷感起來。晚飯也沒有喫好。老早的就躺下去睡。躺在床上如何睡的着。翻過來掉過去。直鬧的頭裏發起沉來。渾身發起燒來。眼睛想睜也睜不開。渾身的脈筋直發顫。骨頭直發酸。心裏邊蕩蕩漾漾的。彷彿沒有着落。兩條腿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纔好。跚着也不對。伸開了也不對。架

在床的欄干上也不對。靠着牆。把兩條腿全監起來。也是不得勁。就如同喫大煙沒有過癮。說不上來的那麼一種難過。直鬧到三更以後。弄的渾身香汗淋漓。方覺着朦朧睡去。他就亂七八糟的作起夢來。夢見小的時候。同他的父母在一起。後來迷迷忽忽的又看見展毓龍回來。及至仔細一看。又不是展毓龍。是白天廟上看見的那個男子。不由的心中大喜。方要說話的時候。由空中飛下一道白氣。把那個男子給捲了去。正在驚訝。忽然跳出一隻黑虎。一口把白已嚙將起來。這一驚給驚醒過來。睜開眼一想。是哩哩噫噫。的一個長夢。看看天氣已經不早。正伏在枕頭上。思想夢中遇見那男子的情况。這時張婆子走進來。一說說到心次上。所以臉紅了。楊蝶花遂叫紅兒。給拿一套小衣服。就着被底下換好了。方纔下地。漱口洗臉。一面對鏡子梳頭。一面與張婆子談心。說昨夜身上發燒。不大爽快。纔起的遲了。張婆子道。

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不爽快。我與你預備下仙丹妙藥。一喫就好。所以我老早的跑過來。請你去的。楊蝶花道。你預備的甚麼仙丹妙藥。不定又搗什麼鬼。你怎麼知道我今天不爽快呢。張婆子道。昨天逛廟跑了一天。一定是累了。我這兩條老腿。也覺着有點發酸。所以知道你一定不爽快。至於那仙丹妙藥。等你到我那裏一看。就知道了。請你打扮好了。到我那裏去。我已經在旁邊的小飯館裏。叫了兩樣可口的菜。喫早飯。喫完之後。再喫那個仙丹妙藥就好了。楊蝶花道。又叫你費心。隨便喫一點就是了。何必又到館子裏去叫。說着他把頭挽好。也不插帶首飾。只將花兒廠一早送來穿成的一枝茉莉花。壓在鬢邊。上身穿湖色熟羅夾襖。外罩淡青秋羅裏大花青實地紗的背心。下穿淡青熟羅大褲腿。用腳夾褲。腳上換了一雙粉紅色繡花的小鞋。腰裏束着白紬子繡花腰巾子。垂在衣服的右角下。露出一尺多長。打扮

完畢。叫紅兒與作飯的老媽子。看好了門。說你們只管喫飯罷。不要等我。我到隔壁去。遂同着張婆子。扭將過來。到屋裏一看道。你請客嗎。怎麼收拾這樣的干淨。張婆子道。我請的就是你。楊蝶花一看東邊牆上掛的畫。是北京燈籠店裏畫的。工筆四條屏。一條是陳妙常的琴挑。一條是張生跳牆。一條是楊貴妃窺浴。一條是潘金蓮初遇西門慶。皆是半春的意思。靠北牆上掛的條幅。是一棵牡丹花。上邊畫着一對蝴蝶打架。下邊畫着一隻公鷄。跑到一隻母鷄身上去採蛋。全畫的十分生動。含着意思。楊蝶花道。這畫有多麼好哇。畫的真細緻。張婆子道。你看着好。就送給你。說着外邊送了菜來。張婆子拿着酒壺。硬勸楊蝶花喫好幾杯酒。二人喫過了飯。漱了口。又拿粉勻了臉。楊蝶花道。你那仙丹妙藥。究竟是甚麼東西。拿出來我們看一看。張婆子笑着。先把枕頭擺好。前邊坑上鋪上了一塊福建描金漆皮墊。然後拉開抽

屨。把鴉片烟盤子端出來。楊蝶花本來很喜歡玩這東西。一看笑道。我只當甚麼仙丹妙藥。原來是這個呀。張婆子道。我好不容易找來的清水膏子。吸了不上癮的。我們悶的時候。可以拿這個玩一玩。說着。拿火點好了燈。就問楊蝶花道。你會燒嗎。楊蝶花搖了搖頭。張婆子道。你向這邊來躺下。我幫你裝一筒。張婆子躺在枕頭上。拿起煙籤子。挑着煙膏。放在燈上燒。楊蝶花在這邊半坐半倚。靠在那裏。看着他燒煙。張婆子燒好了一個煙泡。裝在斗門上。把煙嘴向着楊蝶花。遞將過來。楊蝶花用手一推。搖了搖頭。張婆子仍然舉起煙槍道。不要緊。你喫一口。保你渾身舒服。楊蝶花這纔身體向上躺了。一躺。接過煙槍來。張婆子給他對着火。吸了一筒。張婆子又拿籤子挑煙燒着。二人談起心來。張婆子起初談展毓龍怎樣的英雄。一定待你不錯罷。我想歲數稍大一點的人。心裏一定會疼愛你的了。你真是福氣不小。又笑。

著說道。他就是好出門。把你這如花似玉的人兒。拋在家裏。冷冷清清的。未免辜負這良辰美景。我要是個男子。娶了你這樣的渾家。莫說是一拋多少日子。就是打殺我。我也捨不得一夜離開了你。楊蝶花起初聽了。伸過手來。把張婆子腦袋上敲了一下。隨後默默半晌。微微的歎了一聲。張婆子偷眼一看。又笑道。我年青的時候。雖沒有你生的這樣好看。但是心性兒與你差不多。不想一眨眼的工夫會老了。噯。人老了就沒有意思了。這一輩子。日子算是白過。蝶花就問道。你的老頭子。甚麼時候死的呢。張婆子道。他死不死沒有關係。就是他活着。他也管不了我。我高興怎麼玩。就怎麼玩。他死了。更沒人管我了。又道。昨天逛廟。會你看見有什麼可意的東西嗎。楊蝶花道。沒有。張婆子又指着這套煙傢伙道。你看這套東西。可作的精緻嗎。楊蝶花道。很好。在那裏買的。張婆子道。不是我的。是一個很有勢力很漂亮的人兒的。

呀。楊蝶花問是甚麼人的呢。張婆子道。我們小福子。不是在縣衙門裏當差嗎。他在很有名的那個二老爺房裏當差。這二老爺因爲衙門裏不方便。他把煙傢伙放在這裏。爲治心口疼的病。遇便過來喫一兩口煙。提起這位胡二老爺來。真是人又生的漂亮。性情又溫柔。那一種體諒人的和氣。就很少有聽見說。他詩詞歌賦。全很有名的。外帶着吹打拉彈唱。無一不精。真是個風流才子。你看這世界偏有這種不公平的事情。楊蝶花詫異的問道。有甚麼不公平的事。張婆子道。你看胡二爺那麼漂亮的個人。聽說他會娶了一個又笨又拙。長的像豬似的一個太太。所以他丟在家裏。也不帶出來。你看這不是不公平的事情嗎。楊蝶花笑了一笑。張婆子又道。胡二爺這個人。你也看見過。楊蝶花道。瞎說。我從那裏看見過他。張婆子道。昨天在廟上遇見的。帽子上釘珠子的。很俏皮的那小伙子。就是他。我因爲同着你。不好與他

招呼說着。偷眼一看楊蝶花。只見他臉上緋紅。張婆子又道。昨夜他來吸煙。他還打聽着你家住何處。他把你讚揚了一大套。讚揚你莫說是濟南府這一點的地方。他走了好幾省。也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人物。真是天仙臨凡的一樣。他說這位展大哥。不知幾世修了來的福。我不知道作了幾世的孽。當時我就勸他再娶一位。他說我本應該再娶一個。到現在連個女孩子還沒有。但是說到此處。張婆子不向下說了。楊蝶花就問他。但是怎麼和張婆子道。他說。但是不娶便罷。若要娶能夠像展大嫂子這個樣。就是教他死了。他也願意。你看他不是要發瘋嗎。說着。偷眼一看楊蝶花。只見他默默無言。微微的歎息。心想已經有了幾分了。二人正在談心。只聽得有人輕輕的叩門聲音。張婆子翻身起來道。哎。恐怕是他來了罷。出來就去開門。正是心猿不鎖。春意野馬難收。種禍胎。不知叩門的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第二十回 楊蝶花背夫失節 胡作圖借酒偷香

且說張婆子與楊蝶花二人談心。這個拍馬屁老皮條精。一路的巧言花語。把個楊蝶花說的心中無主。墜入了他的網兜兒裏邊。二人正談到恰好的時候。忽聽得大門外有人輕輕的叩門。張婆子哎呀的一聲翻身起來道。想必是他來了。遂卽出去開門。聽得門兒輕輕的只推開了一扇。彷彿是進來了人。就在大門後邊唧唧噥噥的低聲說話。說了半晌。又聽彷彿是兩三個人的脚步聲。直走入這堂屋來。到了堂屋門口。又是唧唧噥噥說了幾句。方見張婆子用手挑起門簾。自己也不進來。先把身子探進來。對着楊蝶花笑咪咪的擠了擠眼兒。又作了個鬼臉。然後把身子挺直。站在門的一邊。放

大了聲音道。難得二爺今日也來了。我家中請了一位客在房裏。二爺也不是外人。就請到房裏來坐罷。只見一個男子邁步走進房來。隨後張婆子跟了進來。說道。你們二位。已經是見過了面的。我再來介紹介紹。這就是我們隔壁的展大嫂。這位就是我方纔提的那位胡二老爺。說着。只見胡挹香對着楊蝶花。深深的一躬到地。嘴裏低低的叫道。展大嫂。楊蝶花不由自主的。盈盈的站起身來。滿臉的紅霞上升。跟着福了一福還禮。嘴唇也似乎動了一動。如同蚊子的聲音。彷彿是也說了二爺兩個字。張婆子說道。二爺請坐。胡挹香就在那靠北牆的方桌子上。首椅兒上落坐。原來他這屋子。還是當年北方的樣式。靠前邊窗戶。盤着一條的前簷磚坑。坑上中間擺着鴉片煙的盤子。兩邊擺的靠枕荷葉枕。坑的裏邊靠東牆放着被褥的坑架。下面帶小抽屜。靠北牆放着一張紅木方桌。一邊擺一張舊式紅木太師椅子。靠東

牆迎着門。是一張長方的春台。春台的南端靠着坑。有一張四方紅木凳兒。東北角放着一個三足掛衣裳的架子。西北角放着嵌鏡子的一張洗臉台。楊蝶花坐在靠坑的一張方凳兒上。張婆子就坐在進門的坑簷邊。楊蝶花對着張婆子道。天不早了。我要回家去看一看。嘴裏只管這樣說。身體可是不動。張婆子笑着說道。你忙的甚麼。你家裏放着萬金的寶貝。也沒有賊敢去偷。一來你就要回家。你回到家裏。賸你一個人冷冷清清的。你不嫌悶的荒嗎。難得今天二爺也來了。正好談談天。胡挹香接口道。展毓龍這位大哥。我久已耳聞是個英雄。我早想結識結識他。可惜至今沒有人介紹。難得展大嫂今日在此。不期而遇。正好我們談一談。以後求大嫂給展大哥與我介紹介紹。我們還想作個朋友呢。今天請大嫂寬坐一刻。不要緊罷。楊蝶花答道。我家裏倒沒有什麼事。不過在此恐怕打攪二爺不便。張婆子接口道。你

不要客氣。你是不知道二爺的爲人。若是以後就知道二爺是仗義疏財。好說好笑。樣樣都來得很好玩很有趣的人呢。說着張婆子拿起煙槍把斗拈下來掏灰掏完了又裝在槍上用口吹了一吹。又拿手巾把槍嘴擦了一擦。道。展大嫂子你來燒一筒玩一玩。楊蝶花道。我不會燒。恐糟搨了煙。張婆子就回坑上一歪。拿起籤子打煙泡兒。此時胡挹香目不轉睛的看着楊蝶花。只看的楊蝶花兩鬢紅潮。低頭拈帶。有時溜胡挹香一眼。只見他身穿深灰色大牡丹花實地紗夾袍。上穿着一件團花青實地紗背心。是四鑲巴圖魯。橫排着一行赤金鈕扣。頭戴青紗小帽。頂上一個小紅絲結子。迎面釘着骨牌大小長方藍寶石的帽正。閃爍放光。足穿北京青絨挖雲雙梁鞋。手裏拿着一把全象牙骨子洒金摺扇。人生的既然俏皮。打扮的又漂亮又干淨。外帶着滿面春風。說話又和氣又好聽。竟照着人的心眼上說。所以人一見他。

決沒有討厭的。全願意同他一塊兒玩。此時張婆子裝好了一煙筒。起來讓二爺吸煙。搵香就讓展大嫂先吸一筒。楊蝶花那裏肯吸。連着說道。我不會。我不會。張婆子道。那麼就請二爺先吸一筒罷。胡搵香站起身來。扒到坑上。吸完了一筒道。我燒的不好。我來給展大嫂子裝一筒試一試。說着拿籤子挑着膏子就燒。楊蝶花道。我不會喫。不一刻的工夫。燒好了。裝在槍上。舉着槍讓楊蝶花吸。可是躺在枕頭上不起身。說道。我來看火。楊蝶花只是推讓不吸。張婆子過去把他拉將起來道。偶然喫一兩筒。玩一玩罷了。不會上癮的。楊蝶花被拉的無法。只得坐在坑邊上。張婆子又把他一推道。你吸一筒不要緊。二爺特意幫你裝的。你不吸。叫人家面子上過不去。楊蝶花被推。就勢向坑上一歪。伸手接過煙槍來。嘴裏說謝謝。胡搵香給他看着火。楊蝶花吸了半筒。說吸不了啦。胡搵香說。我來吸。轉過槍來。就放在嘴裏。楊蝶花吸

完。就要起來。胡挹香說。莫要起猛了。張婆子按住楊蝶花道。剛吸完了煙。猛起身來。要頭痛的。你躺好了。蘇一蘇氣罷。楊蝶花果然就躺着不動。張婆子看二人對着臉躺下。他也不作聲。偷偷兒的溜出去了。屋子裏就騰下他二人。臉對臉躺在煙盤子的旁邊。談起心來。起先唧唧噥噥的說。後來就見兩個枕頭。只向一起靠。帽影釵梢。幾乎先交在一處。正在二人說的入港的時候。忽聽得門外拍拍的叩門。又聽得有人喊道。張老奶奶。我家奶奶在這裏。沒有。楊蝶花趕緊站起身來。正要出來問一問。聽得張婆子出去開門。問道。是誰呀。又聽得紅兒的聲音道。我家奶奶在這裏嗎。楊蝶花趕緊走出來一看。福兒也在外邊。楊蝶花對着福兒笑了一笑道。你跟二爺來的呀。福兒道。是的。楊蝶花走到院子裏。看紅兒已經進來說道。局子裏來了人。不知要甚麼東西。請奶奶回去拿東西。楊蝶花道。你先回去。我就來。看着紅兒先走了。

楊蝶花同張婆子一齊進來。楊蝶花道：「二爺請坐一刻罷。我家裏有事，我要先回去了。」胡挹香乾瞪着兩眼，無法挽留，只得說道：「明日晚上我聊備小酌，就借張奶奶這地方請展大嫂子喫杯薄酒，不成敬意。務必賞個臉纔好。」楊蝶花方在沉吟。張婆子道：「必到必到，一定是請我作陪。他若是不來，把我的一頓便宜嘴弄跑了，那可不行。」楊蝶花道：「怎好叫二爺花錢費心呢？」胡挹香道：「算不得甚麼，只要客肯賞光，主人就高興的不得了。那裏談得到化錢一層呢？」楊蝶花無法推辭，只得說明日無事，一定過來奉陪。二爺就是了。他見楊蝶花應允，不由大喜，再四叮嚀，請務必早點過來。楊蝶花告辭去了。這裏張婆子與胡挹香又嘈嘈噥噥說了半天，就聽得張婆子道：「我看已有七八分了。請你二爺放大胆子下手罷，決不至有錯。若是不對的時候，我再出來設法調停。依我看世上全是男子別怕碰釘子，先老住了臉皮去求女的。」

決沒有女的先來找男子的道理。說的胡挹香一笑。隨手在腰裏摸出一個小皮篋兒。打開來。裏邊檢出一張三十兩的銀票。遞給張婆子道。你拿去。明日晚上預備一點酒幾樣菜。餘下的留着買鴉片煙罷。張婆子笑盈盈的接過來道。那用着這麼許多。嘴裏只管這樣說。隨手把銀票向衣服底下的口袋裏一塞。胡挹香也站起身來。帶着福兒回衙門去了。再說楊蝶花回到家裏。一問甚麼事。原來局子裏孟舅爺。因爲天氣漸漸的熱了。打發人來。要鵬兒的小衣服。楊蝶花檢出衣服。交給來人去了。便對紅兒放着臉道。要衣服你這麼大的了頭。找出交給他。就完了。也值的大驚小怪。鬧的人心裏不快。活只當是出了什麼事故似的。把紅兒囉囉嚇一陣。楊蝶花看看天氣不早。喫了晚飯。收拾收拾。就去睡了。這一夜的光景。不知他二人怎樣過來。想必全是不甚好受。次日楊蝶花起來。又是洗澡。又是換衣服。大打扮而特打扮。

找出極花俏的一身衣服穿起來。裝扮的如同一隻五彩蝴蝶一樣。等待着人家來請。一看天氣方纔正午。還早的很呢。真是等的人心急。恨不能用手把太陽往西撥。一撥教他快一點過去。好不容易等到四點多鐘。聽見小福兒過來催請。他這纔又照鏡子。又整衣裙。趕快扭到隔壁來。今日見面。已經成了熟人。就不客氣多了。張婆子在外邊整備菜蔬。就賸他二人在屋裏。燒一刻煙。談一刻心。不像昨天拘拘束束的沒意思。今天二人隨隨便便。就親熱了許多。不一刻。張婆子進來。把方桌拉開道。在裏間屋裏罷。堂屋裏太開。廠對着院子不甚好。不如在屋裏說話方便。於是擺上了三分杯箸。擺上了冷菜。所辦的幾樣菜都是精工可口。又清爽。又鮮甜。調開了椅兒。讓他二人入座。讓了半天。楊蝶花坐了客位。胡搥香在上首。張婆子在下邊相陪。二人拿着酒壺。很命勸了楊蝶花好幾杯酒。只見他臉上如同火燒的一樣。紅將

起來。張婆子此時站起身來。皺着眉道不好。不曉得怎的頭昏。只鬧惡心。請你二人多飲幾杯。我到那邊屋裏躺一躺就好了。說着皺着眉。走將出去。胡挹香知道時候到了。伸手一摸楊蝶花的酒杯。道冷了。換一杯熱的罷。端着那杯子。一口把膽酒喫了下去。隨手又酌上了一杯熱酒。遞過去請楊蝶花喫。二人一推讓。把一隻銀羹匙落到地下去了。胡挹香趕緊灣腰去拾。蝶花也一低頭要去拾。不覺二人的面孔湊到一起。擦了一下。胡挹香在地下。先不拾那羹匙。伸手把楊蝶花的金蓮。握了一把。楊蝶花也不惱。格格的一笑。胡挹香直起腰來。也不坐下。就撲過去。摟住楊蝶花的粉脖兒。香面孔。楊蝶花用手只管推。低聲道。不要胡鬧。我家的丈夫不是好惹的。胡挹香道。那就是死了。此時也顧不得了。遂把楊蝶花抱將起來。放倒坑邊上。楊蝶花半推半就。二人寬衣解帶。成了好事。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忽見張婆子走進來。

把臉一沉。說道。這還了得。你二人作的好事。若是叫展爺知道了。我還有命嗎。正是撥雲撩雨償冤債。竊玉偷香了孽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張婆子乘機施詐術 展毓龍歸路結仙緣

上回書說的。大凡世界上的人。總要守身如玉。把一個理字存在心裏。時常做那克制的工夫。萬不可因爲一點的私慾。把理性蒙蔽起來。貪那目前的虛榮。又不可爲着不正當的戀愛。把理性被他戰勝了去。圖那片刻的愉快。以致後來輕則毀壞名譽。爲人不齒。弄成了個抱恨終身。重則傾家喪命。種下了無邊的孽障。生出滔天的大禍來。那一種慘苦的報應。教人耳不忍聞。目不忍觀。全爲當初一念之差。到後來就是追悔也來不及了。諸君萬不可以爲在下所說。是沒有憑據的空話。請看自古以來。亡國傾家。殺身敗名的

人有多少。那不是不顧天理。任情縱慾的結果嗎。閒話少叙。且說胡挹香與楊蝶花。由張婆子拉馬。二人在這一時之間。都變成了蕩子淫婦。貪圖那片刻的歡娛。不顧後來的大禍。二人在張婆子房裏。寬衣解帶。正是魂飛魄散。骨軟筋酥的時候。有詩爲證。

碧紗窗下黯魂銷。巾角釵梢影亂搖。杏眼微開神已醉。柳腰輕擺語多嬌。一篙初試連朝雨。雙槳橫飛向晚潮。祇爲歡娛圖片刻。尸橫血泊自誰招。

二人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張婆子一步闖將進來。把臉向下一沉道。你二人這還了得。在我這裏喫酒。弄出來這種事情。若是教展爺知道了。莫說你二人。連我的命恐怕也是不保。咧說着。睜着兩隻怕人的眼睛。在地下一站。楊蝶花見張婆子進來。急的一手推開了胡挹香。一手提着小衣兒。羞的滿

面通紅如同火燒的一樣。低頭坐在坑邊上不做聲。後來聽得張婆子這樣一說。不由嚇的兩淚交流。由坑上溜了下來。在地下向着張婆子一跪。嗚咽着道。我一時失誤。望乾娘救我。胡挹香在旁邊也說道。張奶奶不用着急。若是有禍。我來擔當。至於你母子二人。也全由我養老送終。今日一言爲定。我養你母子二人的終身就是了。還有什麼大不了呢。張婆子聽到這裏。頓時回過臉來。笑了一聲。伸手把楊蝶花扶起來道。你看這個孩子。不禁鬧着玩。一嚇就哭了。好罷。從此我就認你作個乾女兒。好孩子。只要你不要辜負了二爺。是就不辜負爲娘的。又對着胡挹香說道。二爺你可莫辜負了我這女兒。你若是辜負了我這女兒。連我老婆子也不答應。胡挹香道。你放心罷。我總得想法子就是了。於是三人揭開了面皮。全說通了。再整杯盤。重新入座。歡歡笑笑的飲起酒來。張婆子飲了兩杯。便又站起身來。故意走將出去。順手

把門倒帶起來。二人這一次沒了顧慮。放胆的幹將起來。纏綿了好半晌。方纔雨散雲收。海誓山盟。約定後會之日。叮嚀而別。他二人起初還在張婆子家中幽會。後來把丫頭紅兒也買通了。胡搯香索性跑到楊蝶花屋裏。停眠整宿。常言說的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無論踪跡多麼嚴密。日久沒有不透風聲。漸漸的外邊人言嘖嘖了。且說展毓龍保了這蹻山西太原府的鏢。到了地頭。按數交納。一切的手續全完畢。然後自己游游逛逛。一路上看山問水。向着山東濟南這邊轉回來。正值路過山西有名的那個五台山。毓龍此次出來。也沒有帶夥計。獨自一個人。就想到五台山上。去逛一逛。這日走到山腳底下。找了個小客店住下。便對店裏主人說明。要到山上去燒香拜佛。店主人道。這座山是很大的。分着前五台。後五台。裏邊的廟宇。也是很多的。恐怕一兩天是逛不完的。毓龍說。好在我也無事。就是多住兩天也不

要緊。我打算明日先向最深最遠的廟裏去燒燒香。請你替我尋一個嚮導來。店主人連聲答應。當晚就找了一個老樵夫。很熟習山裏的道路。至次日一早起來。展毓龍把那樵夫叫進來一問。那樵夫道。山上邊的廟。有名的甚麼法源寺。清潭寺。大佛寺。觀音堂等。很多很多。至於小廟更說不完了。你老人家打算到那個廟裏去燒香呢。毓龍道。我們先到後五台。然後再轉到前五台。不必一定向什甚廟去。只要順路遇到什麼廟。我們就進去燒燒香。原本是逛一遶山的意思。能夠看這山一個大概的情形。就完了。樵夫道。那麼我們就是逛山了。如此我們先到後五台最高的那個峯頭上去。這附近的景緻。全可以看個大概。那峯頭上也有一兩個廟。可是燒香的人很少。再者恐怕今天走不回來。路上兇猛野獸。雖然沒有。也要帶個防身傢伙。毓龍道。很好。就是有猛獸。也不要緊。我們先到那裏去罷。於是二人喫了早飯。又帶

了乾糧。毓龍手拿着一對鑕鐵雙刀。另外帶了鏢囊。那個樵夫也背負了一把半長不短的大斧頭。天氣漸煖。雖在山裏。也用不着衣服行李。毓龍把東西全寄在店中。二人出了店門。順着山路。一路的連連帶帶。直向後五台最高的那峯上而去。沿路上的野獸。也不過是獐鹿之類。山上的樹。就是松柏最多。真是遮天映日。幾千年的大樹不少。二人走到那山峯底下。天氣已經黑了。不能再走。只得找了個住家。帶住客人的一個小店。宿了一夜。次日天一亮。二人就直上峯來。一路上有很難走的路徑。幸而毓龍是有功夫的人。那樵夫也是扒慣了山的。二人好容易纔到峯頂。一看上面的地方。很不小。向西連綿出去很遠。山上邊並沒有什麼大廟。那廟不是在山崖的洞上建造。就是用石頭疊起來的。用磚瓦修造的很少。這裏也沒有和尚。或者看見一個和尚。也是襤褸不堪的樣子。毓龍到山峯最高處。向四外一看。真是萬

山重疊。歷歷如畫。那樵夫指給他看道。那是前台。那是後台。那是中台。向北那個是雁門山。那個是石樓山。向南的什麼龍泉山。甚麼射虎山。雖然指手劃脚。也是看不大清楚。只看個大概就算完了。二人看了半晌的山景。然後順着山向西走。看看紅日又要西沉。再想下山。恐怕來不及了。只好在這山上找個過夜的地方。幸而二人全帶着乾糧。不憂腹饑。二人再向裏走着。看山勢有點荒涼的樣子。恐怕到了沒有人煙的地方。那樵夫也說再向裏走。恐怕遇見了兇猛野獸。不是玩的。二人正想找個住宿的地方。走到一個大樹林子裏邊。直是荒草沒脛。只見鳥獸出沒。並無人跡。二人正在着慌的時候。忽聽得西方噹的一聲清磬。震的滿山松濤回響。流水傳音。那樵夫道好了。幸虧那邊還有廟呢。我在山裏這些年。此廟全沒到過。二人順着聲音。找了上去。出了這片樹林。已經看見了。那裏有什麼廟宇。就見北崖上鑿出

來的山洞。由裏邊冒出煙來。又聽得一聲磬響。方知道裏邊有焚修的人了。二人走到洞口。看裏面全是石室。迎門供着一尊佛像。連供桌全是石頭鑿出來的。旁邊坐着一個老和尚。身穿一件百衲僧衣。面前放着一個木魚。一口銅磬。一根木錘。還有一個瓦盆。裏面不知燒的什麼。看老僧兩道白眉很長。臉上瘦的一點肉全沒有了。在那裏閉目垂頭的打坐。毓龍走上前去。對老和尚唱了喏。然後對着石佛拜了幾拜。起身一看。老和尚兩目睜開。閃爍着放出兩道光。口裏說道。居士請坐。毓龍就坐在和尚對面的下首。又聽得和尚說道。貧僧世外的人。不知治亂興亡。但是遇着有緣的人。巴望他消災降福。所以也願意盡口指點他的。使他免那諸般苦惱。今朝展居士到此。貧僧早經算着了。不知道居士肯聽貧道的言語否。毓龍起身道。請師父教訓就是。和尚這才開口道。依貧僧看。你不必再回山。東就隨着貧僧在這

山中修煉。以免塵世禍害。居士心中如何。毓龍聽了。不由的大驚。問道。師父。弟子雖有此心。無奈家中還有許多的事情未了。俟弟子回家料理料理。再來隨從師父罷。只聽老和尚道。那恐怕很難了。說罷。遂又長歎一聲道。冤孽呀。冤孽。毓龍道。弟子今日逛山到此。錯過宿頭。欲在山洞借宿一宵。不知師父肯容納否。老僧也不言語。向裏指了一指。他仍然閉目垂頭的打坐起來。也不再言語。毓龍只得叫進樵夫來。向裏一看。那知裏邊套進去石室很多。也不很黑暗。全都異常的干淨。也有開着門的。也有關着門的。此時天氣業已暗黑。毓龍找了點水喫。與樵夫把乾糧喫飽。二人跑山跑乏了。放倒頭一覺睡去。正睡到酣美的時候。毓龍大叫一聲。不知出了甚麼事情。正是絕境難收狂逸馬。仙山不住宿冤人。欲知出了甚麼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宿山洞神仙示禍機 返家鄉毓龍談往事

且說展毓龍到深山古屋裏邊。見了那個老僧。老僧一見面。就說道。展居士。我知道你要來了。毓龍很詫異。心裏想。從來沒有見過面。他怎的知道我姓展呢。那老僧教他不必回濟南。不如在山裏修行。可免去世間的煩惱。毓龍正在得意的時候。並且在濟南府所創的事業。也很不容易。如何肯捨的了。答道。弟子回家料理一切。再來陪伴師父。老僧聽了。把兩眼一閉。歎息道。孽障呵。孽障說完了。再也不言語了。展毓龍只得同着樵夫。把乾糧喫飽。喝了點水。遂到一個石室裏邊去睡覺。睡到半夜裏。忽覺着如同在濟南一樣。同着孟飛熊及鯤兒鵬兒在一起。又如同大家在山上的一樣。就看見地下長着一棵花兒。像是牡丹。又像是芍藥。瞧不出是甚麼花兒來。可是開的十分

好看。顏色又漂亮。花的樣兒開的又玲瓏。毓龍走上前去。剛伸手要摘下一朶花兒來玩玩。不意那棵花兒。忽然間一搖動。全變成了極大的一羣大黃蜂。嗡的一聲。全都飛起。向他父子三人圍裹上來。他父子三人。趕緊用衣袖。一面遮護。一面亂打。忽見孟飛熊不知向那裏拿了一根蠅甩子來。向着那一羣黃蜂。一路的亂打。把黃蜂全都打死在地下。展毓龍心裏奇怪。再一看。那棵花根全然拔起。地面上成了一個大窟窿。不意又由那窟窿裏面躡出一隻老虎來。後邊又跟着躡出一隻老獠狸。全都睜着眼睛。張着嘴。想要咬他父子的樣子。毓龍大驚。方要拔刀去斬那兩種野獸。不意那兩個野獸。由嘴裏噴出煙來。變成一片火光。將他父子圍繞中間。燒將起來。再看孟飛熊手挽着鵬兒。一振拂塵。平地上騰到半空。飛熊已變成了一個和尚。鵬兒却變成一個道士。毓龍心中更覺詫異。這時的火光。已經將他父子二人的衣

服燒着了。毓龍心中着急。不由的向飛熊大叫。這一急急的倒醒了。原來是一個夢。身子仍然睡在石室之內。睜眼一看。那樵夫睡在旁邊。如同死人一樣。又一看石室的門口。老和尚站在那裏。望着他笑道。居士你醒了罷。毓龍翻身坐起。老和尚對他點頭道。居士請你到這邊來。毓龍站起來。倉倉忙忙的跟着和尚到隔壁的石室裏邊。一看這屋裏。點着一盞燈。還有小石桌兒。桌兒上邊。放着紙筆墨硯。另外有幾個小石頭墩兒。老和尚教毓龍坐在石墩之上。便對他說道。貧僧法號超凡。在這山裏已經多年了。居士我看你印堂發暗。又帶黑色。恐怕你不出百日。有殺身的大禍。所以我勸你不要回濟南府去。毓龍道。弟子愚昧。方纔作了一個奇夢。和尚說。我已知道。不用再說了。毓龍又道。家中不知出了甚麼事情。弟子想到家中一看。即刻回來。和尚聽了。向着毓龍笑了一笑。又歎息了一聲。毓龍又道。弟子雖是保鏢爲業。向

來沒有得罪過人。弟子在江湖上的聲名還不算壞。一個仇人也沒有。不知道這禍從何處起來呢。老和尚隨手拿過紙筆。寫了四句。遞給展毓龍。居士回到濟南。要忍氣莫多事。若是能夠拋除了一切方好。你若是回頭的日子早。或者還許有救。這四句偈言。恐怕那禍就從此處發生。居士你自己參悟去罷。毓龍一看。上面寫的是——管笛兒豎着吹。臨危要倒衆人推。

草書是個死蚯蚓。大字兩肩向下垂。上邊明明寫的是蕭牆之內。四個字。毓龍看了不懂。便沉吟起來。老和尚道。你帶回去慢慢的就會懂了。還有一件事情。託你帶一個信與孟飛熊。他前生本是我的徒弟。因爲鬧了個無心之錯。所以謫降塵凡。你告訴他說。若有災難的時候。千萬不可向東去。若是向東。恐怕生命難保。教他一直的向西來。自然可以脫離災難。能到我這裏來更好。我住的這個峯。名叫朝天笏峯。因爲名字太囉嗦。人全叫他

最高峯就是了。這個洞叫作石佛洞。他若是肯來。我自然設法接他。但教他遇見有禍事的時候。無論什麼大事。也不要顧慮。一直的向西來就是了。天氣已經要亮了。居士可以早點回去。不必在外邊再盤桓了。毓龍又問道。弟子以後如何。老和尚道。你到了濟南。就知道了。毓龍回到石室。把樵夫叫醒。辭別了老和尚。也無心再逛山景。同着樵夫下了山。不再繞道。抄走近路。回到原來的那個客棧裏。賞了樵夫二兩銀子。樵夫樂的不得了。千恩萬謝的去了。毓龍算清了店賬。帶了行李。一直的撲奔濟南而來。到了濟南。先到局子裏一看。大家都照常平安無事。先叫人到家裏。拿一身替換的衣服。並送個信。說是回來了。在街上洗澡。洗完澡。辦一辦局子裏的事。就回家來喫飯。不必等着。同孟舅爺一起在局子裏喫。還有話說呢。毓龍在局子裏同着孟飛熊與鯤兒鵬兒一起喫飯。閒談起來。看鯤兒的工夫。這幾年實在練的不

錯了。遠地的生意。他也走了好幾趟。雖有小來小去的事情。並沒有鬧過大亂子。毓龍就對着孟飛熊道。鯤兒也該留心給他訂一門親。算完一件事。飛熊道。不過二十歲的人。忙的什麼呢。再教他下兩年苦功夫。再說罷。一看鵬兒生的越法俊秀。身體也長成了許多。緊要的功夫也練了不少。白天仍然是到書房裏去讀書。毓龍看着心裏很是歡喜。忽然想起五台山的事情。遂對着孟飛熊詳細的說了一遍。又說他生前是和尙的徒弟。飛熊聽了一驚。心中似有所醒悟。低頭沉吟着。朝天笏石佛洞超凡超凡。顛來倒去的念個不休。毓龍又說道。和尚說我。不出百日。有殺身的大禍。並將那寫的四句偈言。拿出來。給孟飛熊看。孟飛熊接過來念了一遍。也是不甚懂得。便道。諸事總要小心。甯可隨時留神。不可大意。生出事來。現在時局又不安靜。聽見長毛子分出一枝兵。要來打山東。不知是真是假。現在各商家聽見了這個

信。都要把銀子匯出去。我們趁此機會。倒可以作點好生意。明天有一項鏢銀。要至天津的。我想去走一趟。還要到天津買點東西。展翼飛道。不如外甥去走一趟罷。飛熊道。我到天津。還有別的事情呢。說着。四人喫完了飯。一同到街上澡堂子裏去沐浴。洗完了浴。他甥舅三人回局子去了。毓龍一看天。也要黑了。穿好衣服。給了澡錢。向着自己的家門走來。再說楊蝶花自從與胡挹香私通之後。二人打的火熱無日不在一起。見了面。只要高起興來。不論白天夜裏。就親熱一陣。弄的成了一時一刻離不開的神氣。若離開一刻。就彷彿心裏丟了甚麼東西。你想還像什麼樣子。這日正趕上二人在屋裏貪歡取樂的時候。忽然有人來報信。說展毓龍回來了一刻。就要到家。二人如同當頭澆了一盆冷水。耳邊打了一個焦雷的一樣。胡挹香趕緊穿起衣服。就要走。楊蝶花一把將他拉住道。明日白天。他一定到局子裏去。你可在

張乾娘家裏等我。得空我來會你。說着淒然要弔下眼淚來。胡挹香爲這個情形。心中也是難過。一面答應。一面將楊蝶花摟在懷中。又肉麻了一陣。方從後門溜出去。走到張婆子家中。把話說明了。叫着福兒。回衙門去了。楊蝶花這裏趕緊卸去了豔妝。換上一身家常的衣服。又把裏裏外外全仔細看了一遍。看看沒有甚麼痕跡。方纔安安靜靜的等着毓龍回家。一直等到天黑。楊蝶花自己喫過晚飯。他那裏喫的下呢。拿着筷子瞎夾了一陣。就算了。正在屋裏點燈收拾的時候。方見毓龍扣門走進來。手裏提着自外省帶來的土產物兒。也有用的。也有喫的。是特給楊蝶花帶來。毓龍走進來。放在桌兒上。一看楊蝶花面容瘦了許多。就問道。你身體上覺着不爽快嗎。怎麼瘦了許多呢。楊蝶花似笑非笑的道。沒有什麼不爽快。就是喫飯有點喫不去。展毓龍道。明日請個大夫來診一診脈。看看是甚麼病。楊蝶花趕緊的搖

頭道。不必不必。我不過因爲這兩天要熱了。又沒有下雨。喫不下東西。並沒有甚麼病。過兩天就會好的。毓龍把帶歸來東西打開。楊蝶花也湊過來。強打着精神。一樣一樣的拿着看。毓龍講了些外省的情形。路上的景緻。可是五台山的事。沒有對他講。看看天氣不早。夫婦二人上床安眠。這一夜。真是人在同床心異夢。身雖咫尺。意天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過端節蝶花露姦情 守名城玉虎設毒計

話說展毓龍自從回家之後。一切照常辦事。關於胡挹香與楊蝶花的事。也無人敢去告訴他。恐怕生出是非來。但是展毓龍有時走到街上。偶然一回頭。似乎看見背後有人。指指點點的議論他。及至他回過頭來看時。人家的面孔向着別的地方。說沒要緊的話了。展毓龍心中好生疑惑。但也想不到

楊蝶花的身上去。可是楊蝶花與從前的情形大不相同。每到夜裏上床之後。楊蝶花翻身向裏。呼呼的就睡着了。一覺睡到大天亮。展毓龍落得睡的安靜。也不留心。但是日子一長。教毓龍未免發生了疑心。覺着楊蝶花大不如從前那種的活潑。也不像從前那樣的親熱。毓龍留心細查。也察不出甚麼破綻來。毓龍等到孟飛熊送天津的鏢回來之後。也曾暗地裏向他談過。飛熊本是對於女人的事。決不留心的。在毓龍赴山西沒有回來的時候。似乎也聽見有點閒言閒語。一晃就過去了。他也沒有用心查考。他倒對毓龍說。我看不至於有別的事情罷。俗語說得好。千年的老賊。無不敗之理。又說賭近盜。姦近殺。此事雖然沒有幾多日子。但殺機的發動。由於前定。所以自然而然。的姦情要敗露了。這日正是端陽佳節。在節前的兩天。毓龍住在局子裏。清理一切賬目。沒有回家。到了端午的一早。毓龍就帶着孟飛熊與鯤

兒鵬兒走回家來。一者兩個孩子。與他繼母來拜節。二者想着湊在一起。一家子過個團圓節。四人叩門進來。見那丫頭紅兒。似乎很着慌張的樣子。走到屋裏一看。楊蝶花不在屋裏。屋子裏收拾的很清楚。就彷彿是沒有人睡覺的一樣。毓龍再喊紅兒。也不見人答應了。毓龍正在沉吟。走將出來。想喊那廚房裏的老媽子。來問一問。走到院子裏。只見楊蝶花由後邊角門走進來。紅兒跟在後邊。楊蝶花一見毓龍。不由的兩鬢飛紅。毓龍把楊蝶花一看。只見他蓬着雙鬢。滿臉的宿粉殘脂。杏眼慵開。柳眉帶蹙。毓龍問道。一早你到那裏去的。楊蝶花含羞帶愧的答道。我不曉得怎的。到了快天亮的時候。肚子裏忽然痛起來。一連瀉了好幾次。實在支持不住了。我想起隔壁的張奶奶。那裏有鴉片煙。我跑到他那裏。叫開了門。等不得又瀉了一次。及至吸了一筒煙。纔好一點。我就要回來。張奶奶說不要走。恐怕還不過去。你在

這裏靠一靠。再吸一筒。或者就許好了。所以我又吸了一筒。迷迷糊糊的方要睡着的樣子。紅兒來報說你父子回來。我就趕快抓起來跑過來的。這一路的巧言花語。倒把毓龍給遮瞞過去了。毓龍道。他們全來要與你拜節呢。你趕快的準備準備罷。楊蝶花連聲的答應。叫老媽子把昨天預備過節的菜肴。還有艾葉雄黃的酒全準備妥了。一面自己跑到對面房裏洗臉梳頭換衣服。此時毓龍同飛熊坐在屋裏閒談。翼飛同着翼雲。兩個孩子跑到門口去看街。無意之間。只見由張婆子門裏走出一個很俏皮的男子。張婆子跟在後邊。二人在大門口。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甚麼。可是一面說。一面只瞧他們這院裏。看那樣兒。鬼鬼祟祟的好不尷尬。翼雲還是小孩子。不懂得甚麼。翼飛已是江湖上走過的人。焉有不懂得的道理。看他們低語了半晌。方纔見那男子。帶着福兒走去。翼飛此時心中好不甘。又見張婆子送走

那個男子一轉眼看見了他弟兄兩個在門口。那一付神氣。不曉得怎的有一種不好看。遂卽縮了進去。聽得拍的一聲。把門關上了。翼飛此時看在那裏。記在心裏。叫着鵬兒也走進自己院子來。此時楊蝶花已經打扮完畢。在堂屋裏擺好了供桌。由毓龍拈香。先拜過神聖及祖先。然後按着次序拜節。孟飛熊也與楊蝶花拜過了節。口裏仍然呼爲姐姐。大家於是坐在一起。飲了雄黃酒。喫過了午飯。算是過了節了。午後鏢局子裏還有酒席。毓龍等還要到局子裏。對大眾弟兄伙計們周旋周旋。喫完飯。又喫了幾杯茶。毓龍等四人一齊出去。到局子去了。楊蝶花強打精神。周旋了這半天。等到他們走後。實在是辛苦了。便一頭睡倒在枕頭上。再說毓龍父子甥舅四人回到局子裏。大眾等齊了團拜了一回節。對各商家全送了片子。要緊的地方。與飛熊分投轉了一周。回來在局子裏擺好酒席。大眾喫喝一陣。喫完之後。大眾

有地方去的全穿。上大褂。到外邊遊去了。翼飛看着沒有人的時候。把在家門口所見的情形。對他父親說了。毓龍聽着。沉吟不語。越想越疑心起來。等到事情完畢。自己轉回家來。一看楊蝶花還在床上睡着未醒。毓龍未免更覺疑心。把他喚醒了問他。楊蝶花醒了。睜眼看了一看。翻身仍然睡着。還是不起來。毓龍不由的發火。想發落他幾句。一想今日是個佳節。遂即忍住。轉向他問道。此時肚子好一點麼。楊蝶花答道。瀉是不瀉了。還有點不好過。毓龍道。今日是個節日。不然。情個醫生來看一看。遂轉身坐在床口。對着也談心。且並用話勸他。說隔壁張婆子。向來的名譽不大好聽。他專給人作媒拉馬。買賣私貨。以後總是要少到他家裏走。楊蝶花聽了翻身坐起。反倒發起皮氣來。把眼一睜道。我偶然到他那裏。因爲有點病。吸了一口煙。莫非還有甚麼不好的事情不成。請你把憑據拿出來。若是沒有憑據。豈可隨意糟塌。

人說的毓龍也發起火來道。我勸你是好說話。不想你倒鬧了這一大篇的話。我簡直的告訴你。連你的聲名。恐怕也有點不好聽。我問你。今早由張婆子那裏走出來的那個俏皮男子。是甚麼人。這句話一說。楊蝶花如同當頭打了一個劈雷一樣。他一時回口不出。只好嗚嗚咽咽着哭將起來。一派的胡亂拉扯。展毓龍一聽。越法的生氣。更進一步的發話道。你要知道姓展的。是作甚麼事情的好惹。不好惹。要你自己去想一想。以後沒有風吹草動便罷。若有風吹草動。哼。姓展的說的出來。就做的出來。要你自己留神些就是了。說完了。穿起大褂。一甩袖子。就走出去了。楊蝶花一看弄僵了。卽叫紅兒偷着看毓龍到甚麼地方去。不一刻的工夫。紅兒回來說。是向局子那邊去了。楊蝶花趕緊起身。擦了擦臉。就跑到張婆子那裏。一五一十的告訴他一遍。又叫他告訴胡搨香。這幾天千萬不要來。大家安靜着。避一避風頭。又

教他趕快想法子。除去了眼中釘的展毓龍。打算做個長久夫妻。就說我一天一天的如同受罪的一樣。說完了。楊蝶花就跑回家裏。一連幾天。連門口也不出。真是安安靜靜的在家等着。展毓龍自鬧過了皮氣。仔細的留神一查。實在也沒有查出一點的破綻來。回到家裏。只有他夫婦二人。也沒有動甚麼聲色。偷眼看楊蝶花。也不出大門。安靜了許多。毓龍心中以爲他自此學好了。夫婦二人。仍然照常。不意此時外邊鬧長毛子的風聲。一天比一天緊急了。據老百姓傳說。甯陽泰安全已失守。又說肥城一帶。見着長毛子的前哨邊馬了。就要來攻打濟南府。因此弄的濟南滿城裏風聲鶴唳。文武官員。都加意準備守城。滿街上來來往往的兵。都一色的穿起號衣。拿着兵器。就彷彿要臨陣的樣子。此時展毓龍局子裏的生意。也不能作了。就是展翼飛。保了一票奉天交納的遠路的鏢。剛走了不多的日子。不知道幾時纔能

回來。心裏很爲掛念。又不知道長毛子來了。濟南的城池能守不能守。與飛熊商議。想把局子搬到城裏來。把後面多租幾間房子。家眷就住在後面。那就便當多了。正在尋找合式的房子。還沒有找好。這一天。毓龍在局子裏與飛熊等談心。忽然來了兩個兵丁。說是把總衙門來的。手裏拿着嚴玉虎的名片。說嚴老爺請展爺到衙門裏商議一件事情。展毓龍心中想。素常與他沒有什麼來往。就是前次鬧過一回事。已經算完了。飛熊等道。或者也許商議守城的事情。毓龍道。那麼我就去看一看。告訴來的兵丁道。隨後就到。毓龍帶了一個精細的伙計。向着城裏把總衙門走來。到了把總衙門的門口。一看有許多的兵丁。都拿着兵器。在大門裏頭院子裏邊來往的亂走。因爲這兩天風聲很緊。所以看了這個情形。也不足爲奇。毓龍遂叫伙計投進名片去。不一刻的工夫。就聽得大喊一聲。請毓龍邁步進去。不進去還倒罷了。

這一進去。性命難保。正是暗設機謀擒虎豹。渾投鈎餌釣魚龍。不知展毓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閃電手被誣自盡 賽典韋設計尋仇

且說展毓龍帶了一個伶俐的伙計。到把總衙門來。到了大門上。向裏一看。裏邊的兵丁。都拿着短刀花槍。以及弓箭等各種兵器。在大門裏邊院子裏。來來往往的亂走。毓龍以爲這兩天長毛子的風聲。鬧的很緊急。這些個兵丁。全是準備守城臨陣的。不足爲怪。毓龍叫伙計投進名片去。不一刻的工夫。裏邊大聲喊道。只見那羣兵丁。唵啦啦。都閃到兩旁。中間留出來一道胡同的樣子。展毓龍邁步向裏就走。纔到中間。那羣兵丁。驀地發了一聲唵喊。唵啦啦的把毓龍圍在中心。那羣兵丁。只顧毓龍一個人。不留神那個伙

計。乘着大衆一亂的時候。他向着旁邊一溜。及至把毓龍圍起來。他知道情形不妙。早溜出大門。心中一想。在此也是無法。於是脚下一用力。一直的連走帶跑。出了東門。直奔青龍街全勝鏢局子而來。一進門撲奔上房。喊了一聲孟爺。連呼帶喘的說道不好了。孟飛熊嚇了一跳。急問道怎麼。尙未說出。只見那伙計帶喘帶說。不知因爲何故。展爺被他們拿起來了。孟飛熊聽了。不由的頭上轟的一聲。又問道。究竟是怎麼個情形。那伙計方纔喘的好一點。把話詳細一說。並說我看他們把展爺圍起來動手。心想我一個人也是無用。不如趕快回來送信。大家想個法子。孟飛熊遂把大衆弟兄全請了來商議。一面教賬房先生把賬收起來。外邊有存錢的地方。派了兩個伙計。分頭去取。又教賬房先生把存的現款完全包好。又另派了兩個精細伙計。改換裝束。進城打聽展毓龍的下落。一分派好了。然後再同大衆商議這事。

怎麼辦。大眾道：此事究竟爲着什麼緣故。現在一點沒有知道。或許展爺身上有什麼仇人。有意設計陷害他。亦未可知的。總而言之。這情形有些不妙。恐怕他們一刻工夫。就要來抄局子封門。大家先要想一個站腳的地方。然後再商議營救展爺的方法。孟飛熊道：這個說話不差。但是一時間。上何處去呢。有一個伙計道：由此處向南。在山坡上一帶土崗子後面。有一個山神廟。裏邊也沒有住持。並且不靠着通行大路。人也走不到那個地方去。我們今夜暫時在那裏站腳。打聽情形。再說。正說着。只見一個伙計跑回來報道：他們就要點兵來抄局子了。展爺的下落。尙不知如何。同去的那一個伙計。還在那裏打聽。使我先回來送信。叫大家且避一避。飛熊令人到書房裏。把鵬兒叫回來。先同賬房先生。帶着兩個伙計。插了要緊的文件包裹。先到山神廟裏等候。恰巧提款的伙計也全回來。大家打拴了要緊的物件。其餘的

大衆都把自己的東西紮束好了。各人帶了各人的防身兵器。陸續出來。向着山神廟走去。留下一個伙計。在門口附近等候。隨後來的人。教他帶着自己的東西。也奔山神廟去。所有次要的東西。搬出來暫寄在附近茶館裏。其餘笨重的東西。一齊拋下不要。大約過了兩個鐘頭。果然官兵到了。把圈子圍起來的時候。就騰了一個空房子。莫說是人。連東西也沒有撈摸着一點。所有搬賸下笨重的東西。多是不值錢的。白曬了一陣。大門上貼了十字架的封條。另外貼了一張告示。說展毓龍父子與長毛子勾通。意圖傾陷濟南府城。幸而事先查覺。稟明上憲。會同本城把總。除將展毓龍王犯已經拿獲外。在逃之展翼飛。一體嚴拿通緝。其餘一律不究。下面寫的是歷城縣正堂胡的官銜。再說孟飛熊等到了山神廟裏。所有的人。陸陸續續來齊。只有打聽展毓龍下落的兩個人。尙未回來。看看天色要黑。飛熊令人買了許多的

酒肉乾糧。大家在廟裏分着喫飽。揣等着打探的人回來。看情形如何。再商議辦法。一直等到上燈以後。大眾之中。有帶了蠟燭來的。點上了兩枝。大眾正在盼望。忽見那兩個打探的人跑回來。說不好了。展爺已竟死了。大眾猛喫一驚。孟飛熊趕緊問那樣死的。原來那許多的兵丁。把展毓龍圍住。不容分說。鈎桿套鎖。把個如龍似虎的展毓龍。給按翻在地。全因展毓龍自己覺着無罪。理直氣壯的。並未還手。施展本事。所以被他們容易的纏上。誰知道這一網上可不好了。他們照着拿強盜大賊的辦法。先把右臂給卸了。又把兩條腿的大筋給挑斷。展毓龍破口大罵。再想怎麼樣。也來不及了。只有大罵嚴玉虎。及至嚴玉虎走出來。問展毓龍如何勾通長毛子。想破濟南府。展毓龍對着他大罵道。你這害民的賊。我有甚麼犯罪的憑據。你把我害到這個樣子。我今生雖然不能報仇。你看有人替我報仇沒有。就是我死了。

變作了一個鬼也饒不了你。展毓龍自己一想。我已經成了殘廢。就是逃了出去。也是無用了。因為挑了腿筋之後。繩子已竟解開。此時毓龍左臂拄起。照準石頭台階。猛力一頭撞去。撞了個腦漿迸裂。死在階下。嚴玉虎以及兩旁的人都大喫一驚。要想拖拉也來不及。可是展毓龍一無犯罪的證據。二無口供。這樣一死。真是叫他們沒有辦法。嚴玉虎急的無法。還是他那個老夫子給他出主意。教他推出縣裏。說展毓龍畏罪自盡。又假造了一點口供。本來現在正是要打仗的時候。亂七八糟的死個把人也。就媽媽虎虎的算完了。一面反要出告示拿人。對鏢局抄家。把展毓龍的罪名。給作實在了。那兩個伙計又說。我們打聽明白之後。繞到展爺家裏一看。見已封了大門。不知道展大奶奶到何處去了。孟飛熊一聽。放聲大哭。只哭的死去活來。有那鵬兒在旁。哭的尤其淒慘。大家也陪着落了一陣眼淚。隨後大家把孟飛熊

勸住了哭。商量以後的辦法。孟飛熊道。人若是不死。大家商議一個搭救的辦法。現在人已死了。這報仇的事情。就不必再勞衆位的駕。只有我與翼飛兩個人擔任。我想先把鵬兒安置好了。回來探一探究竟。怎麼起的這個禍。現在我把這些銀子。與大家分派。也算我們同事一場。好在他的告示上。與大家無關。大家儘可自便。但是我求衆位。也替我打聽打聽起禍的原因。若是實在沒有事情的。也可留下兩位跟着我。我打算派一位迎着奉天的路上去。等翼飛回來。叫他不可貿然的走進街來。一位跟着我出城進城。作個探子。大衆聽了。各自淒然。也只好這樣。並沒有甚麼別的好法兒。飛熊把所有的銀子。聚在一起。分爲四股。兩股與展毓龍家裏。及翼飛弟兄二人。一股自己留着。作爲給毓龍報仇的費用。那餘下的全給大衆。一分派尙還不少。大衆全分了幾個錢。大家議妥。有兩個不願走的一個是展毓龍的遠

門本家。一個是孟飛熊的親戚。他二人有點關係。所以不去。其餘的大眾紛紛四散。臨走之時。甚至有掉眼淚的。全因展孟二人。待人素常很好的緣故。孟飛熊又拿出了銀子。交給姓展的伙計。叫他順着赴奉天的道上。出去兩三站。在小店裏等去。等翼飛回來。教他不可進街。然後孟飛熊帶着鵬兒。及那一個伙計。回到龍山鎮。找了展毓龍的一個近本家。把鵬兒寄在那裏。留了幾個錢。遂帶着那個伙計。又回到濟南。尋了個僻靜的小客棧裏。改變裝束。更換姓名。每日仔細打聽毓龍起禍的根由。並毓龍家眷的下落。這一天。遇着全勝鏢局的一個舊伙計。他就是濟南城裏的人。所以把毓龍家裏的事情。及此次起禍的根由。打聽了個明明白白。全是由於胡挹香從中主謀的。他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孟飛熊聽完。不由氣的咬牙切齒道。我若不殺了這兩個狗男女。誓不爲人。究竟內裏是怎麼一回事呢。聽在下慢慢的說。

來。自從那一天展毓龍發脾氣。把話說的利害了一點。楊蝶花就全告訴了張婆子。張婆子又全告訴胡挹香。道依我看二爺若怕惹亂子。倒不如從此丟開手。另尋好的。不然這姓展的。真有點不好惹。胡挹香與楊蝶花正在狗熊烤火熱了毛的時候。如何肯離的開呢。張婆子看這個情形。又說道。如若不然。就想個常久的法子。爽利辦個乾淨也好。胡挹香聽了這話。好幾天也沒到張婆子這裏來。就想出一條毒計。他以前聽見嚴玉虎與展氏父子。鬧過一次事情。就想利用嚴玉虎去辦。這天特意的寫了請客的帖兒。請嚴玉虎喫酒。你想嚴玉虎是個武官。又小的很。如何不巴結首縣的親兄弟呢。所以一請。就如同狗顛屁股的一樣。趕緊跑過來。挹香與他一面喫酒。一面用話激他道。你老哥的武藝。我曉得是很可以的。但是他外邊的人。全說你不如展毓龍父子的本事大。可惜展家父子。本事雖然不錯。只是不走正道。聽

見說他與長毛子有來往。不知真假。倘是真的。恐怕濟南城要喫他的大虧。呢玉虎本是心裏很恨展氏父子。聽了這話。正好官報私仇。便道：二爺怎曉得他不走正道呢。這個不可不防備。將來恐怕要壞大事的。二人就私下裏一串通。作了假證據。向上憲衙門報了一套秘密的文書。批了個詳查嚴辦的字樣。又由胡挹香定計。打聽展翼飛不在家。先把毓龍請了來。埋伏下人。把他拿住。定個死罪。不想毓龍當場自盡。又由胡挹香與嚴玉虎造下了許多的假口供。說他畏罪自盡。展翼飛在逃。並請通緝嚴拿的呈文。當時軍務甚是緊急。把此事就算媽媽虎虎的完了。至於派人去抄展毓龍家的時候。早由胡挹香暗地通知。把東西全搬到張婆子家中。人也早躲起來。從此楊蝶花與胡挹香更無人去管。任意姘起來。正在終日的滾在一起。打算等着稍爲平定。還要娶過門去。正式結婚哩。孟飛熊聽了。只氣的咬牙切齒。問道：

這個淫婦。現時住在那裏。正是莫道機心人不解。須知果報眼前來。不知那人說出楊蝶花住在甚麼地方。孟飛熊能否報仇。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椎心泣血獨哭孤墳 剖腹流腸連殺二命

話說孟飛熊遇見了全勝鏢局舊伙計。他就是濟南府城裏的人。住家又離着展家不遠。所以打聽的很清楚。并且自展毓龍死後。全勝鏢局一封門。濟南城裏的人。你傳我。我傳你。當作一件新聞傳說。那伙計並說展爺的尸首。被他們隨便的埋在東門外一個崗子上。前天我還去燒了一點紙鏢呢。孟飛熊聽了。不由的心裏又是氣。又難過。就請那伙計領他到墳上去看一看。一面走着。買了點紙鏢。出了東門不遠。一轉灣。就到野地裏。離着城牆很近的。這一塊公地上。葬了許多沒有主的墳墓。那伙計指着一個新墳。

道。就是這個墳。孟飛熊一看。不覺一陣心酸。自己暗想。人生在世。爭名奪利。及至這一口氣不在。就賸下這一堆的黃土。當時的本領。到那裏去了。當時的事業。又帶着去了的多少呢。反想到自己身上。又無家室。又無孩子們。倒比他干淨多了。一面自己想。一面的淚如雨下。把紙鏤在墳前焚化了。又暗自祝告道。今夜我與你去報仇雪恨。望你陰魂有靈。在暗中保佑。使得這事一定做到。祝畢大哭。孟飛熊哭得傷心之極。覺着人生在世。真是無味。倒不如找五台山的超凡和尚去。那伙計也在旁邊陪了不少的眼淚。遂把孟飛熊勸住。孟飛熊在地上找了三塊大一點的磚頭。又由身旁抽出一把背厚刃薄的解腕尖刀。把墳前掘了很深的一個坑。拿三個磚頭。平排了個乾三連的樣子。又把土推下去埋好。作了這個記號。然後全伙計走進城來。看看天氣已經日歷西山。叫帶來的那一個伙計。到街上買了許多的酒肉來。三

個人一面飲酒。一面談話。飛熊把楊蝶花住的地方。問明白了。原來就在張婆子的裏邊。租了一所房子。把那邊的大門關起來。在張婆子院裏的牆上。開了一個門。通到這院子來。作個裏院的樣子。那院子原有的大門。關上不走。倒是很秘密的。飛熊又把展爺的墳前。作了記號的事情。又告訴了帶來的那個伙計。叫他將來告訴展翼飛。說倘是今夜我出去。鬧了禍事。不能回來。也不一定。三人喫完了晚飯。看看點燈以後。城裏的那個伙計告辭走了。孟飛熊又把帶來的伙計。囑咐了一番。把房門關起來。換上一身夜行衣。上身穿黑色三開叉的短衣。密排着扣絆兒。扣好了三道黑骨頭鈕扣。下穿黑色兜襠滾褲。高耳黑色魚鱗裹腿。足穿倒納千層軟底薩鞋。縛好了掖跟鞋帶子。上身絆好了黑色絨繩。胸前雙拉蝶蝴扣。背後雙垂兩縷燈籠穗。腰裏紮好了皮帶。皮帶下邊蓋着小肚子。有一個百寶囊。裏邊裝着扒城索硫磺。

火扇子的竹筒兒。撥門開窗的小傢伙。十三太保的各樣小鑰匙。一切應用的小物件。左脅下帶好沒羽飛蝗石子的皮袋。頭上辮子盤好。罩上馬尾的網巾。外邊用黑布包頭。頂門擰好象鼻子拱手疙瘩。纏到腦後。紮好蝴蝶扣兒。將白天的長衣。及別的物件。包好一個包裹。斜拴左肩。然後將雙戟斜插在右肩的背後。腰裏掛上短刀。收拾得渾身便利。又告訴伙計道。你等我到五更天。若是不回來。你一早就回龍山鎮去罷。不必在此等了。說完了。隔窗一看。院子裏無人。此時已到二更以後。他把房門推開一道縫兒。一個箭步早到院裏。再一擰身在屋上。轉眼業已不見。那伙計把房門帶上。躺在屋裏等候。再說孟飛熊一路竄房越脊。直奔展毓龍原住的地方而去。到了他原住的房上。向院子一看。黑洞洞的沒個人。心中不由又是一陣的淒慘。再向張婆子院裏一看。也是沒有點燈。連個人的聲音也沒有。孟飛熊心裏想。莫

非那伙計弄錯了。他搬了家不成。又竄到那房上一看。靠着西牆。果然新開了一個門口的樣子。兩扇門還帶着。再向那院裏一看。就是北面正屋。微有燈光。東西配房。全都黑着。孟飛熊慢慢的跳到院裏。一路的驚俯鶴行。直奔上房東裏間的窗戶。用舌尖把窗戶舐濕了一小塊。再用指甲把紙撥了個月牙兒小孔。眇着一目。向裏一看。只見靠窗的坑上。頭向裏。躺着兩個人。下身全是小脚的婦人。上身靠裏邊。看不見。地下椅子上坐着一個孩子。駝在桌子睡覺。也看不清面目。在坑上躺着的。中間有個燈。想是在那裏吸鴉片煙。孟飛熊向裏看不清楚。正要想別的法子。就聽得一箇蒼老婦人的聲音。說道。那二爺昨夜沒有來。不知今夜到這個時候。怎麼還不來呢。對面的那女人只哼了一聲。沒有答話。又聽得那老婦人說道。外邊這兩天的風聲。不知道怎樣。他的那個大兒子幾時回來。教人心裏邊終日提心弔胆。害怕的。

很聽見說他還有個親戚。也是十分利害。不知道在此地沒有。就聽得對面的女人。發出一種嬌聲道。乾娘你莫要提這個。一提這個。我心裏就打戰。並且這兩天。我心裏不曉怎樣纔好。連作夢都是作害怕的夢。孟飛熊不聽則已。一聽正是楊蝶花的聲音。孟飛熊把牙一咬。方想進去。又聽得那女人道。你看紅兒這孩子。一沒有事就睡覺。大門還沒有上呢。他這時候還不來。先把大門上好了罷。遂叫道。紅兒。孟飛熊此時也不再等他出來。一看房門並沒有關。遂邁步進去。把裏間的門簾一挑。一步進來。當着門口一站。對楊蝶花道。你還認得我嗎。楊蝶花正叫紅兒出去關大門。聽見有人進來。翻身坐起一看。真嚇的亡魂喪胆。頓時渾身發抖。坐在坑上。也不敢出聲。張婆子也坐起來一看。孟飛熊這樣的打扮。手裏拿着明晃晃的一把短刀。情知不妙。勉強說道。你是幹甚麼的。半夜裏跑到人家屋裏來。飛熊冷笑道。你不認

的我。又用刀指着楊蝶花道。他可認的我。我就是展毓龍的利害親戚。此時紅兒驚醒。一看嚇的也渾身發抖。心裏想溜出去。剛向外邊要溜。孟飛熊把眼一睜道。回去。紅兒趕緊又跑到椅子上坐了。孟飛熊用刀一指楊蝶花道。展毓龍待你甚麼地方不好。你與他何仇何恨。教人把他弄死。你說你說。楊蝶花此時渾身抖做了一團。眼中落淚。由坑上向下一溜。跪在地下。道不可怨我。全是他們把我害了。說着嗚嗚的哭起來。孟飛熊道。莫哭。你說呀。楊蝶花跪在地下。就把由張婆子如何拉馬。與胡挹香如何通姦。如何展毓龍看出了破綻。由胡挹香與嚴玉虎如何定計。害了展毓龍。是他氣憤自盡的。並不是人殺他的。又哭着哀求道。請你今天放我一條性命。我情願落髮出家。與展毓龍去念經超度。孟飛熊冷笑道。時候太晚了。今日饒你不得。方要動手。那張婆子冷不防跑出去。在堂屋裏叫道。殺人了。救命哪。孟飛熊翻身出

來。一把將張婆子提起。望下邊就是一刀。將大腿給削下來一段。疼的張婆子叫聲。嗩呀。早已昏過去了。孟飛熊把張婆子放在地下一腳踏著胸脯。一手把衣服撕開。照着心口一刀插入。向下一拉。鬧了個大開腔。心肝五臟。全都流露出來。回身又把楊蝶花提過來。此時楊蝶花業已嚇昏過去。孟飛熊也將他放在地下。撕開了衣服。也照着心口一刀插入。只聽得楊蝶花嚶的一聲。魂靈兒早與張婆子全到陰曹地府。另軋新妍頭去了。此時孟飛熊將他兩人的心肝割下來。又撕下一塊衣服包了。回手一人一刀。將人頭切下來。把頭髮結在一起。又將紅兒網起來。把他的嘴用布紮結實了。使他嚷不出。心想先到展毓龍墳上。供個人頭大祭。又想可惜今夜胡搨香。這殺材沒有來。便宜他多活幾天。此時孟飛熊方要走。就聽得四外一片的喊聲。莫要放走了兇犯哪。快快拿人呵。四外燈籠火把一片的光亮。孟飛熊一個箭步

竄到院裏。縱身上屋一看。來的兵丁。全拿着鈎桿套鎖。足有好幾百個人。把臨街的地方。全都圍起來。看官你道這些兵丁。如何知道來拿人呢。原來胡挹香昨夜沒有工夫出來。今夜容易將衙門的事情忙完。帶着福兒偷溜出來。及至跑到張婆子家裏。見大門還沒有關。慢慢進來。一看外院裏沒有人。方要向裏院走去。就聽得那邊的聲音有點不對。偷着溜進來向裏一看。嚇的兩條腿全要軟了。幾乎跌撲到地下。去。他連抓帶抖。好不容易方逃出了大門。帶着福兒到了街上。魂纔回來。胆子纔大了一點。二人開步就跑。跑到把總衙門裏。一說。嚴玉虎趕快點了二百名兵丁。拿着燈籠火把。鈎桿套鎖。嚴玉虎也騎了馬。手提四尺多長一把斬虎刀。到了福兒住的那塊地方。大喊一聲。把各處路口全都圍起。此時孟飛熊跳到臨街的房子上一看。這個情形。把那兩顆人頭對準嚴玉虎打去。嚴玉虎正在騎着馬指揮衆兵。不留

神房上飛下兩顆人頭來。一顆打在胸膛上。一顆正打在嘴上。嚴玉虎一驚。向後一仰。那馬向前一躡。整個的翻筋斗掉下馬來。雖然沒有受重傷。弄的腥氣不堪的一臉一胸的血。嚴玉虎跳起身來大怒。也不再騎馬。就教人不要放走兇犯。孟飛熊插好了短刀。由背後拔出雙戟。左右手一分。大喊一聲。跳下房來。正是柳敗花殘春意了。槍林劍樹戰聲高。不知孟飛熊能否闖出重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闖重圍飛熊直走五台山
鬧長毛翼飛夜奔濟南府

話說孟飛熊牽着兩個人頭。把嚴玉虎打下馬來。玉虎大怒。飭令各兵丁嚴密的圍拿。莫放走了兇犯。孟飛熊一看。恐時刻長久了。天光一亮。就不好脫身。遂插好了短刀。由背後拔出一對二十多斤的純鋼雙戟。左右手一分大

喊一聲。跳下房來。把雙戟左右一擺。連兵器帶人先傷了三四個。乘勢殺入重圍。只見他前推後擋。左遮右攔。把這雙戟使開了。一路的鈎挑橫擗。光芒芒的如同一片梨花攪雪。冷森森的好似一堆海浪翻潮。各兵丁圍了一個栲栳圈兒。只管嘴裏吶喊。無一個人敢上前試一下子。孟飛熊心裏一想。在此不可戀戰。先衝出了重圍。然後再想法子。四下裏一看。只有西北角上的人薄一點。他一面掄着雙戟。一面脚下用力。雙戟向東一指。倏的一個轉身。腰裏一擰。向上一挺。脚下一頓。向外一縱。就聽得颯的一聲。由人頭頂飛過去。躡出三丈多遠。原來這西北角。全是房屋。沒有出入的道路。好個孟飛熊。身在空中。未落地的時候。已把這情形看明白。及至脚一落地。就勢一個蜻蜓點水。倏的一聲。斜晃着一道黑影。早已到了屋上。連嚴玉虎看了。不由的暗贊一聲道。好一個玲瓏的身段。下面衆兵丁一陣的瞎嚷。沒有一個能上

去的。大衆要找能夠走過去的道路。想再把這邊的房子圍起來。這個向東。那個向西。一陣的瞎撞亂嚷。攪成了一片喧嘩。巖玉虎大聲罵道。你們這一羣無用的東西。還不快追。及至他們繞到前邊的街上時。連孟飛熊的影兒也看不見了。大衆疑神見鬼的。對着人家屋上的一個煙囪。放了一陣的亂箭。又看見有一隻貓兒。向對面房上一跳。大衆又跑來跑去的。追了一陣。貓兒。一直的鬧到天光大亮。人沒有拿住。倒有好些個帶傷的。吵的四鄰全沒有合眼睛。他們看着。實在不必再向這塊胡鬧了。方纔收隊回去。睡他們的大覺去了。再說孟飛熊當時到了房屋上。乘勢一連幾躡。早過了好幾層房子。心中一定。仍然想回東門內到客棧裏。叫着那個伙計。先一同回龍山鎮去。當下孟飛熊一轉身。要向東走。就聽見那一羣兵丁。大喊道。在這裏放箭。倏倏的弓弦響。那箭如雨點一般。向着屋面飛來。孟飛熊伏在屋上一

看並不是射他的。那一羣兵丁拿着人家屋上的煙囪。作了箭把子。在那裏習射呢。飛熊看着。暗中好笑。然而一轉想。暗道不好。不如趕快離開此處。免的被他們一箭射中。那可麻煩了。遂扭轉身軀。一路向正西黑暗的地方走去。正走着。抬頭一看。已到了西城牆的下邊。飛熊一想。出了城就安全了。如此就先出城再說。他也不再找馬道上城。他就由房子跳到地下。雙戟全交左手。從百寶囊內拉出一條扒城索。把絨繩抖開。原來那一頭是帶活環的。一把五指鋼鈎的一個小飛搥。飛熊將雙戟插在背後。一手拿着小搥。順城牆條的拋將上去。聽聲音覺着小搥過了女兒牆子。他這一隻手把絨繩一拉一礮。那小搥抓住了城頭。又把絨繩用力的扯了兩扯。知道小搥已竟頂的結實了。然後兩隻手導着絨繩。兩隻腳尖登着城磚的沿兒。用力的向上扒去。如同一個猴子一樣。不一刻已到城頭。手扳女兒牆。向裏一跳。腳落城

頭趕緊把小擱摘下來。向城牆上一看。各處全紮着帳篷。爲防長毛子的緣故。城上全住了兵。城的西面上稍鬆一點。巡查的兵尙少。故而沒有人看見。飛熊不敢久站。又向外邊把小擱安好。一翻身出了女兒牆。順着絨繩。又導下城去。腳踏實地後。把絨繩用力向下一拉。猛向上一鬆。將小擱抖下城來。把絨繩纏好。放在百寶囊內。此時飛熊心裏一清。仍然想繞到東邊。先回龍山鎮去。他脚下一用力。施展陸地飛騰的工夫。直到城的西北角。方要向東轉灣。飛熊覺着眼前一晃。有一道黑影子。及至抬頭一看。把他嚇了一跳。離他有兩丈來遠的地方。站着一個大黑人影子。天氣尙黑。看不甚清爽。飛熊把身體向下一低。仔細向前一看。不錯是一個黑人影子。足有一丈多高。那個樣子。有點彷彿像展毓龍的身體。只見他右手攔着。不讓過去的樣子。左手向西指着。此時飛熊猛然想起五台山超凡和尚的話來。自己暗道。莫非

不教我向東。教我直奔五台山嗎。如此一想。再向前看。那黑影子業已不見。看看東方要發白。再向城外一看。由北向東。紮着一大片的帳篷。全是由別處調來的護城兵。飛熊心裏一想。幸而未向東去。若是走過去。闖到營盤的中間。還出不來了呢。趕緊轉身向西北跑去。找了無人的地方。一個小河邊上。用水洗了洗手臉。恐怕有血跡被人看見。洗完了。將白天的衣服換上。把雙戟與夜行衣。全打在一個小包裏包好了。坐在土上。心裏暗想。人生在世。不過百年。就是到老死了。有甚麼意味。像展毓龍何等的英雄。沒有幾天工夫。創成北幾省全都知名的一片事業。誰知道無緣無故的。死在一個女人手裏。真是不值的很。又想自己並無家小。累墜着。就是掛心鯤兒。鵬兒兩個人。鯤兒現已年歲不小。回來足可照應他的兄弟。也用不着自己不放。心如此想來。倒不如上五台去。找超凡和尚。出了家。不論甚麼成仙成佛。從

此不問世事。圖一個無憂無慮的清閒身體。倒也不錯。越想越對。看看天也亮了。遂即起身。由灤口渡了黃河。沿途幸而無人查問。他就一直的撲奔西方五台山而去。暫且不表飛熊上五台之事。再說嚴玉虎帶着人。鬧了一夜。次日報官驗尸。由紅兒供出許多不好聽的話來。後來恫嚇他。不要他這樣說。就媽媽虎虎的弄成個搶劫銀錢。殺傷人命的罪名。押了海捕公文。捉拿孟飛熊正兇而已。楊蝶花他娘家的叔叔。覺着很丟臉面。也不來人。也不過問。倒是胡挹香暗地裏流了好多的傷心淚。看着無人過問。只好拿出錢來。教福兒去。把楊蝶花張婆子二人的尸首。成殮起來。也不過抬到城外一埋而已。此時正是長毛子帶隊來打濟南府城。對於這種小事。人也無暇談論。就放在一邊。這一個長毛子帶兵的。就是那有名的已經封過王位的林鳳翔。他帶着號稱十五萬之衆。打算長驅直入。襲擊北京。他到了濟南府。圍起

城來連攻了。兩日一看濟南府的城池。堅固守城的人。又十分的得法。攻城的人。一連好幾天沒有占着便宜。反吃了許多的虧。再者濟南府又不是他的目的地。他想急於要到北京。所以攻了兩日。看看攻打不開。他就拋了濟南。一直的向北竄去。誰知到了直隸天津。遇見了天津一個知縣。先把獄裏的死囚放出來。叫他們帶罪立功。又找了本地許多打水鴨子的小船。上面全帶着火槍。長毛子到了一看。並沒有兵。只有許多弄船的老百姓。再者當時天津尙未開放通商口岸。地方靠着海灘。很不發達。長毛子也不把他放在眼裏。誰知道一個大意。被這羣打水鴨子的船。與獄裏放出來的死囚們。領着一羣義勇隊。一路的施放排槍。長毛子的大隊。給打了個七零八落。遂將長毛子迫出去很遠。等他再整頓起隊伍來。已經由北京出來了一個蒙古王子。名叫僧格林沁的。帶着蒙古兵。趕到了直隸南邊。與山東交界的一

帶把長毛子殺了一個全軍覆沒。那一戰是有名的。叫作砲打連鎮。林鳳翔帶的十五萬人。一個也沒有回來。此事已載在正史上。與本書無關。暫且不題。再說濟南府因着這麼一鬧。就把展家的案子給媽虎過去了。客店裏那個伙計。等到天亮。不見孟飛熊回來。他算了店賬。自己回龍山鎮去了。此時展翼飛保了半天的鏢。從濟南動身。曉行夜宿。一路倒也平安無事。那天正離着山海關不遠。天色晚了。只好找客棧打尖。遂同二個伙計。進棧投宿。喫了夜飯。同伙計閒談了一回。就上坑安歇。朦朧中只見他父親展毓龍。渾身血污。狼狽不堪。翼飛大驚。趕問父親道。爲着何事。弄得這樣的苦惱。只見他父親豎起右手四個指頭。對翼飛說道。切不可饒了這四條命。並不說別的話。語。那一副淒慘的形狀。不由的翼飛心中害怕起來。方欲再問下去。毓龍把翼飛身子一推。登時睡醒。原來是南柯一夢。翼飛醒來。思想這種奇怪的

事恐家中出了什麼亂子不成。他心中十分憂慮。一直到天亮就沒有睡着。到了起身梳洗好。喚齊二個伙計。付了房飯錢。立刻上路。不一日到了奉天省城。把鏢銀交納清楚之後。便帶着那兩個伙計。向着濟南府回來。在路上聽得長毛子圍攻濟南。心中很着急。恨不能插翅飛到家裏。就連夜的趕快奔走。這一天已入了山東境界。過了樂陵。離家鄉不遠了。還是聽不見濟南的準信。於是夜裏也不宿店。正行在路上。已有三更多天。聽見前面淒淒慘慘。似乎有人啼哭。向前一看。有一帶的樹林。那哭聲彷彿由那樹林子裏邊出來。仔細一聽。又不像人哭。又不像鳥獸叫的聲音。翼飛回頭對那兩個伙計說。你們聽見了沒有。那是甚麼聲音呢。伙計答道。彷彿是人的哭聲。只是怎麼陰悽可怕呢。三人正說着。離着樹林子不遠。忽聽得裏面悉索索的一陣響。隨後聽的一聲極長的鬼嘯。把翼飛嚇的毛骨森然。那後邊跟的伙

計。有一個胆小的。更一交跌翻在地。翼飛止住了步。向前一看。只見由樹林子裏出來一個東西。把翼飛嚇的渾身毫毛根根立起。正是春來日暖花爭豔。運去時衰鬼弄人。不知翼飛看見了甚麼東西。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展翼飛趕路遇冤魂 小溫侯飛戟打玉虎

話說展翼飛連夜向濟南趕路。正值三更多天。走到一個樹林子前面。忽聽得一聲鬼嘯。由樹林子裏出來一個黑魃魃的東西。略似人形。將翼飛嚇的毛骨森然。把後邊兩個伙計。也嚇的不敢前進。有一個胆小的。已嚇得癱軟在那裏了。翼飛此時。伸手由背後抽出一枝飛戟。倏的一聲。對那黑東西打去。只聽得那飛戟拍的一聲。打在樹上。再看那黑東西時。依然站着不動。開

的翼飛此時迷迷惑惑的也不知是鬼是怪。將身伏在地下。仔細向前一看。却看的清清楚楚。像一個人形。面貌雖然看不清爽。那身體的形狀。倒是很熟的樣子。只見他伸着兩隻手。向左右搖擺。那意思是彷彿不讓往前去的樣子。又聽得發出一種聲音。尤如細絲。似乎是要說甚麼話。翼飛心中突突的亂跳。那黑東西。吱吱唧唧的又聽不出說的是甚麼話。翼飛又問兩個伙計道。你們聽他說什麼呢。兩個伙計搖了搖頭道。聽不見。翼飛由身後拔出了雙戟。又向前走了幾步。離的更近了。就聽得似乎喊了一聲鯤兒。翼飛耳邊如同雷震了一聲。原來那聲音。彷彿是他父親喊他。離着很遠。又輕又細。聲如游蜂的一樣。此時翼飛心中覺着詫異。反倒不害怕了。又向前湊着側耳細聽。但聽得說莫去濟南。速回甚麼鎮去。可是這次一聽確是他父親的語音了。把翼飛弄的心亂如麻。渾身的肌肉跳動。遂向前一步問道。回甚麼鎮。

去。一轉眼之間。面前那有什麼黑影子。只賸下空蕩蕩的兩樹林子。裏邊隱約約的有幾個墳墩兒。風吹的樹葉子。嘩啦啦的一陣響。眼前甚麼也沒有了。倒把翼飛呆立在那裏。及至兩個伙計也走到跟前。翼飛問他們看見那黑東西到那裏去了。伙計們答道。你向前一走。那黑東西一晃就不見了。翼飛又問你們聽見他說甚麼。伙計答道。沒有聽見。只有唧唧的叫了兩聲。隨後就沒有了。翼飛此時心裏想。濟南一定出了甚麼事情。既在客店中得了個奇夢。今天又遇着父親的陰魂。不教我到濟南。教我到甚麼鎮去。這是什麼個緣故呢。心裏如此一想。不禁更爲着急起來。當下便帶着兩個伙計。到樹林裏找了一遍。甚麼也沒有。就是有幾座墳墓。却只找着了那支飛戟。然後三人出了樹林。仍然順着大道前進。又走了兩天。走到一個小鎮市上。離着濟南不過三四站路的地方。連日趕路辛苦。姑找一家客店裏打尖。剛

巧遇見了鏢局子的那個姓展的伙計。翼飛就趕緊問他的情形。展伙計道：孟爺教我在這等候你。說鏢局已竟收了。全回龍山鎮去了。教你不必到濟南。先回龍山鎮去。翼飛又問他我父親呢。展伙計含含糊糊的答應說也在龍山鎮。又說長毛子並未打開濟南城。全向北方竄去了。翼飛更加疑心。問那展伙計只是含含糊糊的說不明白。心裏想教我回龍山鎮。何必又專派人在此處等呢。那伙計又糊塗。只說到龍山鎮就知道了。只好趕緊到龍山鎮再說罷。四人喫過了飯。立刻起身。轉向東南的道路。直奔龍山鎮而來。四人正在路上走着。忽見由旁邊的道上飛來了兩騎馬。在馬上的人全是穿着號褂子。帶着兵器。一望而知是當兵的。其中一個人在馬上用眼只看翼飛。他的馬跑過了去。又回轉頭看了翼飛兩眼。隨後催馬趕上前邊的那人。二人喳喳噓噓的說話。離的遠了。沒有聽清說甚麼。翼飛也不留神。回家心

急。就隨便過去了。及至四人趕到龍山鎮。老遠的見翼雲一個人站在村子邊上向西眺望。等他四人走到跟前。翼雲看見了他哥哥。嘴裏喊了聲哥哥。他就哇的一聲哭將起來。翼飛一看這個情形。嚇的渾身發抖。知道是有了禍事。又看翼雲身上穿的仍是舊衣服。也看不出甚麼來。就說到家再說罷。五人一起到原來住的那舊房子裏。見着由濟南回來的伙計。一說孟爺殺了兩條人命。至今也未回來。不知到何處去了。翼飛叫兩個伙計。把前後的情形。詳細說來。遂聽那兩個伙計。把自起禍的那一天起。一直的說到孟飛熊報仇。一去沒有回來爲止。說完了之後。翼飛聽得自己的父親。被人謀害死的很慘。翼飛又是氣。又是痛。心中一急。眼前一陣發黑。大叫一聲。躺在地。下。昏過去了。幾個伙計趕緊把他扶起。叫喚了一陣。翼飛這纔悠悠的蘇醒過來。遂放聲大哭。幾個伙計又勸了半天。方止住了哭。商議怎麼樣辦法呢。

此處離濟南很近。翼飛在此很不便利。到甚麼地方去住纔好呢。翼飛道。不想幾天的光景。弄了個家破人亡。我舅舅又不知到何處去了。或者也許上五台山找那超凡和尚去。出了家。也不一定。雖說是殺了那兩個女人。可是嚴玉虎一個。胡搨香一個。這兩個人我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若是不殺此二人。死也不甘心。你們四位。若是有事。儘可以請便。無論如何。我非殺了這兩個東西。誓不爲人。於是把飛熊留下的銀子。照着以前的數目。也分給了後來的兩個伙計。那兩個伙計。看翼飛心裏很決斷似的。也無法再勸二人。只好謝了分的銀兩。告辭去了。餘下的那一個章邱縣人。與孟飛熊是親戚。他告辭回家去了。只賸下姓展的伙計。原來他的家就住在本鎮的。所以仍在此處。沒有別的地方可去。過了兩天。翼飛決計要去報仇。就把兄弟翼雲。託咐了那個就近的老家。照應着。又把銀兩分給了他們若干。餘下的交

給翼雲。暫時收好。他獨自一人。帶了應用的東西。直奔濟南府而來。自己帶了乾糧。仍然奔那城南的山神廟裏。暫時安身。一直的等到上燈以後。他把包裹打開。換上了三义通口的夜行衣。寸排骨頭鈕扣。下穿滾襖。高打魚鱗裹腿。足登薩鞋。倒納千層軟底。黑色絨繩絡甲絆。胸前雙拉蝴蝶扣。背後倒垂燈籠穗。腰間紮好百寶囊。掛上了一把解腕尖刀。腦後背了一十二枝飛戟。又把鎗鐵雙戟。插在腰背後。收拾好了一直的撲奔城裏而來。到了城下。用飛擡扛城索。越過了城牆。聽了聽。只交二鼓。稍微找了個僻靜地方。等了一等。等的心急。尙未交三鼓。他便躡房越脊。先奔把總的衙門。翼飛心裏想。先殺了嚴玉虎。會武藝的。賸下了胡搨香。就好辦了。到了把總衙門外邊。聽了一聽。四外靜寂寂的一點聲音也沒有。然後他一擰身。先上了臨街的牆頭。向裏一看。裏邊也很安靜。各處點的燈火。並不十分多。然後他一挺身。便

飛過去。到了廡房之上。伏在五籠裏邊。向下面觀看。院子裏也沒有什麼來往的人。翼飛心裏一想。定然是全都安息了。他遂施展飛簷走壁的工夫。真是輕似狸貓。捷似猿猴。一路的飛越躡跳。直奔後面的上房。到了上房的前坡之上。將身伏下。向院中細看。見那院子很覺寬大。東西都有配房。可是全未點燈。也沒有甚麼聲音。如同沒有人的一樣。他遂直奔滴水簷前。兩腳鈎住了瓦籠。身體向下倒垂。用了個夜叉探海。真珠倒捲簾的架式。一看窗戶上的玻璃。全都掛上窗帘。向裏看。又看不見。翼飛此時。只得找到前簷的抱柱上。兩隻手抱住了柱子。兩隻脚一鬆。頭朝下。順柱子向下一溜。將要到地時。腰裏一翻。兩脚着地。腰中又是一挺。一個大翻身。站在地下。然後鷺伏鶴行。將要奔上房的窗戶。忽然聽得四面一聲暗號。吶喊連天。只見裏裏外外各處的燈籠火把。照耀的如同白晝。又聽得嚴玉虎哈哈一陣冷笑道。娃娃。

早知道你要來。老子這裏已經準備好了。等你來呢。翼飛此時無法。向四外一看。真是弓上弦。刀出鞘。如同臨陣的一樣。原來翼飛那日回來的時候。路上遇見了兩個馬兵。其中一個就是前次在小村裏鬧事的。所以他認的翼飛。他回來之後。就報告了嚴玉虎。又由嚴玉虎通知胡搗香。所以知道翼飛準來報仇。各處全準備妥當。一連幾日。揣等他來。翼飛究竟年輕。你想一個衙門裏。那有很早的全息了燈的道理。也是翼飛報仇心切。方入了他的網兜兒裏。又見嚴玉虎對他一笑。真是仇人見面。格外眼紅。由背後抽出雙戟。不管死活。直奔嚴玉虎。一戟刺來。嚴玉虎哈哈一笑。手中掄動四尺多長斬虎刀。迎上前來。二人來來往往。大戰了三四十個回合。翼飛雙戟。雖使的神出鬼沒。那嚴玉虎却也真是了得。一口刀上下翻飛。與翼飛戰了個平手。翼飛心裏一想。此刻不可戀戰。究竟他們人多。時候一久。恐怕要喫虧。翼飛虛

刺一戰。跳出圈子。回身就走。嚴玉虎叫道。娃娃那裏。膽下一個走字。尙未說出口來。就覺着冷森森的一件東西。直奔他的咽喉邊來。遂又叫聲不好。說時遲。那時快。就聽得撲哧一聲。只見血光一冒。正是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何來行刺人。不知翼飛玉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遭亂箭小溫侯殞命 聽新聞展翼雲好奇

話說展翼飛與嚴玉虎大戰了三四十個回合。翼飛心裏一想。何必與他在此比較高低。遂虛刺一戟。跳出圈子要走。嚴玉虎大叫娃娃那裏。這走字尙未出口。就見一支飛戟。直奔咽喉。嚴玉虎也是久經大敵的手兒。那裏有不留神的道理。趕緊身體一偏。方讓過了第一枝戟。那知道展翼飛人稱多臂小溫侯。慣發連珠飛戟。第一支過去後。跟着就是第二第三支。嚴玉虎躲過

了兩支。第三支實在躲閃不及。就聽得撲哧一聲。正打在右肩頭之上。打進去約有二寸深。巖玉虎身體晃了兩晃。幾乎躺下。翼飛一個轉身回來。舉戟就刺。只見他手下的人。一齊上前。各舉長槍短刀。把翼飛擋住。彷彿一道兵器墻的一般。又聽巖玉虎在人背後呻吟着。說了聲放箭。翼飛一聽。暗叫聲不好。方要轉身。就聽得各處弓弦響。那箭如同飛蝗向着自己飛來。翼飛一面掄開雙戟。去打射來的箭。一面就想脫身。及至離屋簷不遠。一縱身上屋。方要脚找瓦籠。此時他臉向着外。却沒有提防背後。不意那羣弓箭手。早就預備翼飛上房逃走。見他方一縱身。把那箭就對着屋上射來。此時翼飛想躲也來不及。就聽得拍的一聲。後腰上早中了一箭。疼的翼飛一個翻筋斗。跌下屋來。此時兩旁埋伏的弓箭手。仍是不住的向着翼飛亂射。可憐他一個少年的英雄。只爲心急想報父仇。不意今夜被亂箭射死在地下。他們一

看翼飛已竟躺在地下不動。渾身中的箭如同一個大刺蝟的一樣。方纔住手。跑過來一看。只見他兩道濃眉緊皺。一雙眼睛睜的如同一對鈴鐺一樣。早已氣絕身死在地下。嚴玉虎此時被人已經扶到房裏。將那支飛戟拔出。來一看。並沒有甚麼毒。遂敷上了金瘡藥。大眾等候着。躺在床上休息。後來聽人報道。把展翼飛亂箭射死在地下了。玉虎聽得哈哈大笑。看你還能報仇不能。遂叫人抬出去。把首級割下來。請老夫子呈報一套文書。說展翼飛是由長毛子派來的。專作暗探。並來行刺。幸而預先有人查覺。早已防備。當場用亂箭射死。首級割下。請示辦法。及至公文批回來。批的是將該逆匪首級號令出示曉諭。可是他把受傷的情形隱瞞起來。只說是受風寒而病了。叫人把胡挹香請了來。對他一說。二人大喜。以爲從此高枕無憂了。再說濟南府裏的人。一見了展翼飛的首級。號令出來。又出了張告示。上邊寫的

是展翼飛勾通髮逆潛伏省城。作爲暗探。又企圖行刺官長。幸而當場格殺。所謀未遂。以後軍民人等。若有指報逆匪暗探者。或拿獲送官。須有確據。當卽格外行賞。若隱匿不報。一經查出。以通匪論。一律治罪等語。從此又把展家的事情提起來。也有說他父子得意太快。不該得罪官長的。也有說不該娶俏皮女人的。也有背地裏代爲歎息的。各處又宣傳起來了。這個信傳來。傳去。慢慢的傳到龍山鎮上來。再說那展伙計與翼雲。自送翼飛走後。等了兩天。不見翼飛回來。心裏着急的不得了。越等越聽不見信息。知道有點不妙。後來由省城來的人。說起省城的新聞。展翼飛行刺嚴玉虎未成。已經給斬首示衆了。這個信到了翼雲耳朶裏。可急壞了。展伙計哭壞了。展翼雲。你想展毓龍家裏沒有多少日子。鬧的家破人亡。單賠了這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每日的還是藏藏躲躲。怕人知道。那知道翼雲這孩子天性很孝。

順厚道。聽說他哥哥爲報仇也死了。他就立志練習武藝。背地裏發過誓。若是不報父兄之仇。誓不爲人。他每日裏跑到沒人的地方練習氣力。練完了就哭一陣。哭完了又練。一到天要黑的時候。他跑到村子邊上。向西望着。嘴裏邊父親哥哥的嘍叫一陣。然後纔哭着回家。如此不止一日。這天恰巧遇着張老道人。在此路過。看見翼雲一個小孩子。在樹林子邊練功夫。練一陣就哭。哭完了又練。心裏很覺奇怪。一連偷看了好幾天。看這孩子的志向。非常堅定。又不知有甚麼冤屈的事情。張道人就留心打聽。可巧打聽到那個展伙計頭上。展伙計一看張老道士。有八九十歲的樣子。決不是甚麼壞人。遂把展家的冤屈事情。一五一十詳細告訴了張老道人。張老道人聽了。很替飛雲難過。看了看翼雲。天性純厚。容貌又生的俊秀端正。骨格也是尙可造就。方肯把他帶到武當山的山洞中。教授他學劍術。他在洞中習練。直練

了六個年頭。方造成個劍俠的地位。及至燕穎兒上山的時候。他已竟在洞中練了五年了。又一同練了一年。整整的六年。師父方教他下山報仇。鵬兒就是翼雲的小名。他與穎兒在一起的時候。他也曾把家裏的冤枉事情。及如何上山的話。全告訴過穎兒。穎兒聽了。代他不平。也說等我成功。我來幫着師兄報仇。及至師父送他下山。並告訴他道。恐怕你的仇人。不全在濟南府了。你自己去慢慢的訪查。歸根結蒂。自然能夠找着的。路上還有人等着你呢。翼雲叩辭了師父。自己仍然打扮的像個雲游的小道士。慢慢的向前走。心裏暗想。仇人既沒有一定的地方。自己向何處去查訪呢。總要先到山東龍山鎮走一遭。並到濟南打聽打聽。再說罷。於是心裏想。到河南的南陽府。然後經過許昌。朱仙鎮。開封。再向東走。過了蘭封。就入了山東界的荷澤。到濟甯。轉而向北。經過泰安。就到了濟南了。把濟南的事情辦一辦。然後

再到直隸保定府。與師弟穎兒去送信。他心中計畫已定。就順着大道。一路的游山玩水。慢慢的走來。一天過了南陽府。走到一個裕州。就是現在改名叫方城縣的地方。那地方上倒是很豐富的。四面全靠着山。正北面就是伏牛山。東面是方城山。正西是牛心山。正南是由湖北交界桐柏山伸過來的。一道支脈。附近的風景。倒是很好。翼雲順着道路。走進城來。一看城裏的商民舖戶。尙還繁華興盛。翼雲走到大街的十字路口。轉灣的角上。有一家大茶館。翼雲此時有點口渴。也想看一看本地的風土人情。隨意邁步走進茶館子裏面。一看裏面喫茶的人。着實不少。翼雲揀了一個桌兒。將小包裏放在桌子的一端。茶博士送過一條手巾來。抹過了臉。隨後泡上了一壺茶。拿了一隻茶杯。然後又端上來兩盤瓜子。落花生之類。翼雲落座。一面飲茶。一面向四下裏觀看。聽得那許多的人紛紛議論本地的新聞。正講着。忽見

由外面走進一個老者來。約有五十多歲年紀。花白的鬚鬚。身穿深藍細布的長衫。足下白襪。青緞子雙梁鞋。手裏拿着全棕竹黑油紙的一把杭扇。走進來之後。茶館裏很有許多的人認的他。這邊一個人站起來叫聲張爺。這邊喝罷。那邊一個人也站起道。張爺這邊罷。如此就有許多的人相讓。翼飛把這人一打量。心想許是衙門裏當公事的人。在地方上很熟悉的。只見那老者向大家謙恭了幾句。就靠着翼雲的桌子。揀了一個座兒落坐。正坐在翼雲的對面。茶博士照例打了手巾。端上了茶果。一面擺着。一面就問張爺那件事情怎麼樣了。老者歎口氣道。沒有辦法。把我家少老爺急的甚麼似的。賞格上又增加到五十兩銀子了。若是有人設法捉住活的。就是一隻大元寶。若是打死了。只給五兩銀子。依我看。就是連死的也不容易呢。這東西你就是用火槍打他。也未必準打的着呢。隨後就過來好幾個人。問這件事。

老者一面答應。一面的搖頭歎息。翼雲聽着奇怪。就過來對着老者唱了個喏。道請問老先生。方纔說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又何必貼了賞格呢。那老者先把翼雲打量了半晌。然後將這新聞詳細的說了一遍。翼雲聽了。原來如此。就說道。請老先生指引小道去看一看。或者也許能把他活捉住。老者聽了這句話。又把翼雲看了一眼。使道。這事不是好玩的。若是貪着賞格。弄成輕者帶傷。重者喪命的。你小小的年紀。莫要看的太容易了。翼雲道。賞格是小事。就是捉住了。我還不一定要銀子呢。總得先去看一看。能捉不能捉。再說呀。此時大眾也過來。慇懃湊趣。那老者無法。只得叫茶博士過來算賬。翼雲先給了錢。叫他一起算。老者還要謙讓。翼雲道。這小事不必客氣了。大眾也算賬。要跟了去看熱鬧。大眾擁着翼雲與那老者方要出去。就聽壁角邊聲如洪鐘的。叫了聲茶博士算賬。翼雲順着聲音一看。只見一個和尚。格

外的有一種威風。翼雲看着有點面熟，彷彿是認識的。方要招呼，被大眾擁着走出來。正是下山未得仇人跡。中道先逢異事來。不知翼雲究竟去捉甚麼東西。那和尚又是何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張繼忠懸賞募能人 展翼雲獻技捉猴子

且說展翼雲走到河南的裕州地方。在茶館裏喝茶。後來進來一個老者。議論新聞。展翼雲聽了動了好奇之心。他就要去試試看那老者看他年輕。不願意領他前去。後來被大眾一湊趣。都說先去看一看。也不妨擁着向外要。走。又聽得茶館壁角邊。一聲茶博士算賬。那聲音如同洪鐘一樣。翼雲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和尚。威風凜凜。兩隻眼睛閃閃的放出光來。一望而知是個內工很足的人。又看着有點面熟。翼雲方要招呼。被大眾擁着出來。只好暫

隨大眾。直奔北城而去。說了半天。你道是怎麼一回新聞。去捉甚麼東西呢。原來這裕州城裏。有一家姓張的大鄉紳。歷代作官的很不少。及至到了他前一代。出了個名叫廣信的。連科及第。點了翰林。發達起來。放了一任主考。又作了一任海關道。隨後一步一步的升到了巡撫。他自己一想。官已到了極品。家中的財產。已經算不出數目來。列位看到這裏。定然會說道。財產怎麼會沒有數目呢。這不是瞎說嗎。看官們不知道我們中國。自宋朝以下。方纔講究吏治。所以有個禁止財產跋扈的法律。不論官商農工。一個人的財產。不准過百萬。若是到了一百萬。就要報官。聲明這發財的來源。若不聲明。被查出來。不論錢是怎麼來的。就要抄家。到了元明清朝。仍舊全是沿着宋朝的吏治方法辦下來的。這禁止財產過多的法律。依然存在。你想張廣信是個作官發財的人。他豈肯聲明他的財產過多呢。他就想了一個法子。將他

所有的財產分了多少股份。一個人名字底下頂了一股。他的股份太多了。又滋生了若干利息。他也不知道數目。所以就算不清了。如同合肥李家。常州盛家。全是使用這個法子。所以至今誰也說不出他們兩家共有多少錢來。閒言少叙。這個張廣信自己想。官已到了極品。錢也弄的太多了。他上了個奏摺。請了病假。隨後他又上了一個懇請予告的摺子。因久病不愈。懇請放歸鄉里調治。他就告病歸鄉。坐享他的太平富貴。過了幾年。他就真個病死了。將偌大的家私一點也沒有帶了去。全給他的那兒子留下。他就是這一個兒子。名字叫作繼忠。當時張繼忠也不過三十歲的人。因爲有這麼大的財產。他就無所不好。家裏邊的房子更不用說了。真是珠簾畫棟。暮捲朝飛。單就是後邊的一個花園子。就占了數百畝田的大小。至於裏邊的樓台。有好幾十處。疊起來的假山。挖通了的活水。林巒奇巧。邱壑玲瓏。是本城有

名的張家花園。張繼忠他又喜歡各種野獸，他花錢買了許多的奇禽異獸，放在花園子裏邊。作了點綴。其中有一個通臂大馬猴。站起來足有四尺多高。力大無窮。尋常倒是很馴熟的。又是極通人性。人對他說話。他似乎懂得的樣子。已經養了多年。張繼忠有時高興。把護院的拳師叫進來。到後花園裏練功夫的時候。那猴子在旁邊看見了。他也學着伸手抬腿的。瞎比畫日子。一多。都說這猴子也會拿棒了。所以張繼忠很喜歡他。時常拿他開心。聽說猴子這種東西。本來從下等動物進化成功的。世間的人。又是從猴子進化成功的。所以猴子可以稱爲一個半進化的人。居然有能夠通靈的。這張家花園裏的猴子。平時脖子裏有一條鐵鍊子鎖着。有一天。不曉得他怎麼會將那條鐵鍊子扯斷了。他就在這花園裏滿園子亂跑。他也不出去。把花園裏的東西給糟塌了。個一場糊塗。那樓台亭榭裏面。擺的骨董字畫。他進

去就隨便亂扯亂丟。人進去遇着他。就是亂抓亂咬。起初張繼忠叫護院的進去捉他。不但沒有捉住。反被他咬掉手指頭的。挖瞎一隻眼睛的。膀子被他拉斷一條的。屁股上被咬去一塊肉的。弄的個個全帶了傷。後來用網捉他。他把網扯了個稀爛。實在無法可想了。就貼出賞格去。起初寫着。要是抱住活的。給十兩銀子。等了多日。看無人來問。又添到二十兩三十兩。後來有一個賣拳的。說是能捉。誰想方纔進去。就遇見了那猴子。被他一撲。撲了個仰而朝天。又被他按住。一口咬牢頸脖子。幸虧大眾上去。亂喊亂打。纔救下來。一看那人渾身是傷。已經半死了。張繼忠拿出許多的錢來。給人家養傷。以後又來幾個人。全是帶傷而去。花園子門鎖起來。無人敢進去。把裏邊糟塌的不成樣子了。到茶館裏喝茶的那個老者。是當初跟張廣信的老家。人名叫張升。此時在張家。就是花園裏的總管事。爲那猴子甚爲着急。總想

不出一個好法子來捉他。當日張升同了展翼雲到了張家。見了張繼忠。說是會捉拿那個猴子。張繼忠把翼雲一看。雖然是有一團的英氣。可是生的很俊俏。如同一個大姑娘一樣。心裏有點不相信他。又把那猴子的利害對翼雲說了一遍。翼雲一定要看一看再說。這裏張繼忠無法只好叫張升拿鑰匙。由旁邊的門口進去。通裏院的門。還是不敢開。張升拿着鑰匙帶了展翼雲。走到臨街的一個小門口。開了鎖。又對翼雲說。展道爺你要留神些。那東西快的很。你用甚麼東西。我叫人趕快去拿來。翼雲答道。不用甚麼東西。請你放心罷。後面跟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張繼忠也上了後面的一座樓上。把窗子推開。向園子裏看熱鬧。展翼雲把外邊的大袖子道袍脫下來。把腳下的麻鞋緊了一緊。又把腰裏帶的那把駭犀劍也解下來。連小包裏一並交給張升。代爲收着。張升道。這把寶劍不用防身嗎。翼雲搖了搖頭。道。用不

着他。然後推開了園子門。向裏一看。此時正當初秋的天氣。殘暑未盡。裏邊的樹木叢雜。那花徑有許多日子沒有打掃的樣子。落了許多的殘枝敗葉。如同山工的荒路一樣。展翼雲邁步進來。有胆大的。也跟進來看樓上的張繼忠那邊。有人喊說。那猴子彷彿是在荷花池的旁邊呢。翼雲聽了。也不答言。直奔那邊荷花池而來。只見那池中荷花荷葉。亂七八糟的。無人收拾的。果子。可是長的很茂盛。只見那猴子。果然蹲在池子邊上。弄水玩呢。翼雲由百寶囊中。摸出兩個沒羽飛蝗石子。先用一個對那猴子一撒。石子拍禿落在那猴子的身旁。猴子一回頭。見有人站在那邊。他就連忙帶走。向着翼雲而來。此時看熱鬧的人。全站在那遠處。替翼雲提心弔胆的看。翼雲仔細把那猴子一看。只見真有四尺多高。兩隻金睛。一身的栗色毛片兒。兩隻手如同十把鋼鈎一樣。脖子裏還帶着半條鐵鍊。足有二尺來長。他跑到

離翼雲不遠的地方。站住了。拉一拉架子。彷彿是要比拳的樣兒。翼雲不出的大笑道。孽障。隨手發出第二個石子。拍的一聲。正打在那猴子頭上。打的那猴子頭只搖擺。這一下子。把那猴子的性給挑撥起來。只見他兩眼一睜。把牙一挫。拴着兩隻手爪。一縱身向翼雲撲過來。翼雲不慌不忙。將身體斜着。向左一伏。那猴子撲空了。再向左邊撲過去。翼雲用右手。順勢在那猴子後腰上。打了一掌。就覺着那猴子身體生的十分堅硬。想必氣力是很大的。那猴子被打更急了。呼呼的叫了兩聲。一轉身急如飛鳥。又向翼雲撲來。翼雲也颯的一聲。躡出去。一連那猴子撲了十幾撲。翼雲一路的閃展騰挪。都讓過去。再一看那猴子的氣勢。業已衰了一半。他就不再讓了。又換了一路。鉤格推拿的軟巧工夫。順着猴子的勢子。推前拉後。擠左靠右。攪作了一團。總不叫猴子的手爪碰着人的身。大眾看的眼花。如同同一個人在那裏滾一

個大皮球的一樣。此時大眾的胆子大了。一面喝彩。一面向前擠着來看。那猴子也真通了靈性。他抓了半天。抓不着翼雲。他就一路的直衝猛進。看看的把翼雲擠到荷花池邊上。看的人就嚷道。後邊水池子。留神哪。翼雲也不答言。那猴子想把翼雲推下池子去。他就伸開兩條很長的毛臂。一面抱。一面來抓。這一下子。真是沒有地方再躲。除了下水池子。沒了別的法。大眾倒替翼雲叫了聲不好。只見翼雲倏的一個飛鳥尋枝。真下了池子去。落在一個大荷葉上。如同一隻小鳥。停在上邊的一般。那荷葉只微微的顫了兩顫。大眾都睜着眼睛。看呆了。喊不出彩來。那猴子也是一楞。翼雲乘勢一個蜻蜓點水。颺的一聲又回來。恰好落在猴子背後。那猴子方向後一轉身。被翼雲看準。一手將那半段鐵鍊子。抄到手裏。向後一翻身。說時遲。那時快。倏的一下子。把猴子給拉住。扒在地下。翼雲那裏還容他起來。一脚就踏在那

猴子連脖子帶脊背上踏的那猴子手脚亂動。就是翻不過來。在地下吱吱的亂叫。此時大眾同聲喝了一個大彩。又聽得那聲如銅鐘的。也喝了一聲彩。翼雲一看。又是那個和尚。正是學得身輕如燕子。試將手段捕猴兒。不知那和尚究是何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裕州城夜中走俠客 扶溝縣水面觀奇僧

話說展翼雲乘那猴子一驚。倏的一個蜻蜓點水。正落在猴子背後。猴子急一轉身。將脖子裏半段鐵鍊。甩將出來。甩到外邊。被翼雲手急眼快。看準了。一把抄到手裏。急向後一矮步。一蹲身。把猴子給拉往扒到地下。翼雲的那條腿。又趕緊向前一脚。踏在猴子的後脖子。與脊背上。將猴子踏在地下。翻轉不過來。急的玉脚亂動。吱吱的亂叫。此時衆人喝采之中。又有聲如洪鐘。

似的一聲采。翼雲腳踏猴子。用眼一看。就是那個和尚。此時衆人一齊向前。有拿着繩子的。就翼雲脚下。將猴子的兩腿綁起。又叫翼雲將猴子兩臂扭轉過來。也綁好了。由裏面跑出一個家人來。拿着一條新打的鐵鍊子。就勢與那猴子脖子上換好了。翼雲方纔把腳放起來。及至那猴子扒起來之後。也馴順多了。隨後把綁腿的繩子放開。他也不亂跑亂跳了。蹲在那荷花池邊。用眼顧只看翼雲。惹的大家轟然大笑。這時老者張升兩隻手伸着大拇指頭。對着翼雲笑道。展道爺真有你的。翼雲也笑道。算不了甚麼。這時候翼雲略定了一定神。走近了花園門口。向着張升過去。接過道袍來。穿在身上。又去接那寶劍與小包裏。就要告辭走了。張升遞過了寶劍。翼雲佩在大衣之下。張升聽見他要告辭。死命的拿着小包裏不放手。道那裏有你捉完了。就要走的道理。那麼懸的賞格。你不要了嗎。翼雲搖了搖頭。仍是要走。張升

拿着包裹不放。又道你要走也。須見了我家主人再走。不然我放你走了。我要受責罰的。大眾也來勸阻翼雲。二人正說話之間。只見那張繼忠帶着許多的人。由後門跑出來。老遠的就喊道。展道爺你辛苦了。及至走到跟前。張升說展道爺要走。張繼忠一聽道。豈有此理。我遠想與展道爺談一談。略盡地主之誼呢。一手挽了翼雲。就向裏讓。翼雲無法。再睜眼向人叢裏一看。那個和尚的蹤跡不見。張繼忠一面向裏讓翼雲。一面回頭對張升說。多叫人來。把花園子趕快修理好。明天我還要請展道爺。在花園裏喫酒呢。遂把翼雲由角門讓到內書房裏。翼雲一看。真是富貴之家。應有盡有。所有的陳設也還不俗。滿屋子的牙籤玉軸。倒還像個讀書之家。張繼忠讓翼雲入座。由書童獻上了茶來。繼忠就問翼雲。何處出家。師父何人。翼雲答道。在武當山。我師父也姓張。沒有名字。人都叫他橫川道人。此次奉師父之命下山。要到

山東直隸辦一點小事故在此不能久延。請放我早一點前去。說着站起身來。又要告辭。張繼忠道。展道兄且莫着忙。就是一頓飯竟不能喫嗎。現在天氣已經不早。今日是不能夠趕路的了。今日喫了晚飯。休息一夜。明早送展道兄再行動身如何。翼雲無法再辭。只得坐下。與繼忠閒談。後來繼忠纔知道。翼雲不但武功過人。就是琴棋書畫。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把個繼忠欽佩的五體投地。這一來更不放翼雲走了。隨即叫人排酒。也不請外人。二人對酌閒談。說一回文論。一回武。一直的談到二更以後。繼忠方纔進去。叫僕人好好的侍候。當由張升將小包裹送進來。交給了翼雲。並說外邊的人。轟傳展道爺如同神仙一樣。恐怕明天有許多的人。要來拜見展道爺哩。翼雲笑了一笑。及至張升出去。翼雲一想不好。若是在此遲延。明天又生出許多的麻煩來。不如今夜趕快脫身爲妙。遂叫伺候的僕人。全去安息。那些人還不

肯去。要等着翼雲先安置了再走。翼雲脫了長衣。假作安寢的樣子。然後那些下人。纔收拾一切。將房門全閉好了。外面一間屋子還留下了兩個小童兒值宿。方纔全去了。翼雲慢慢的起來。在書桌上寫了個字簡。留給繼忠。上寫了因事趕路。不暇而辭。以後再會的話。他一看窗戶格子是活的。慢慢的推開。將自己的東西帶好。了一個燕子穿簾。早到了院子裏。回手把窗戶扣好。一連幾縱。早出了張家。上了城牆。飛身而下。方要舉步。就見城頭上條的一道黑影。比飛鳥還快。連閃幾閃。就不見了。翼雲心想這裏那有這樣快的夜行人呢。不由向前趕了一段路。甚麼也沒有看見。只好暫且放下。且奔大路而去。不言張繼忠家裏次早起來。一看門窗未動。人不見了。大家亂了一陣。後來看見字簡。便說不是神仙。便是俠客。不言他們瞎猜。再說翼雲仍是按站慢慢的向前游逛。他不肯罵劍氣直赴山東者。因爲這條路。他沒有走

過。再者心裏想打聽仇人的踪跡。順便再訪一訪有甚麼異人。就是那個和尚。他心裏也還很記掛着。所以慢慢的向前走。這一日走到襄城。渡過潁水。前而不遠。就是許昌。原來河南省小河流很多。著名的除去通漢水的白河之外。還有汝水。潁水。商水。洧水。靠東邊還有一道睢水。過了許昌。就是洧水的流域。再過了長葛。洧川。就到朱仙鎮。離着開封不遠了。若是由許昌過鄆陵。到扶溝。也可以坐船。一直到朱仙鎮。這一帶的河港很多。差不多全通到安徽的淝水裏邊。當年交通不便。火車未通。這河道裏邊的船隻。來往很多。極其複雜。使船的人。另有一個社會。也是良莠不齊。當時翼雲打聽。若是坐船。雖是遠一點。可以免去自己走許多的路。翼雲心想。看一看水面的光景。他就由許昌轉奔扶溝。翼雲到了扶溝縣。一看是一個小地方。城裏甚麼都是很單簡的熱鬧地方。在東關外。靠河碼頭一帶。還有各樣的生意。至於小

客棧飯館。也有幾家。翼雲找了個小飯館。隨意喫了點東西。就問那堂倌。打算僱條船到朱仙鎮去。堂倌答道。客人是要搭船呢。還是獨僱呢。若是搭船。這前邊的碼頭上。有每天來往的船。就是人多一點。擠軋的不甚舒服。若是獨自僱一條船。倒很清靜。因為路途不遠。也用不了多少錢。可是自己到河岸去看看。那一條下淨。就僱那一條。二人正在說話。門口站着一個大漢。接口道道。爺要僱船嗎。我的船又干淨又寬敞。也不另外招別的客人。道爺到了地頭。多給幾個酒錢就是了。翼雲抬頭一看。那漢子身穿一件藍布背心。赤着兩條虬筋的膀子。下穿半截藍布短褲。露着兩條毛腿。赤着兩腳。並未穿鞋。看他面目黧黑。兩隻眼光。滴溜溜的亂轉。翼雲問他。到朱仙鎮要多少船價。那漢子答道。你老看着賞就是了。那個堂倌看那漢子答話。他就早已躲到旁邊去了。翼雲回頭問那堂倌道。尋常公平價錢。是多少呢。堂倌答道。

沒有一定。全在隨時現講。那漢子道。你老看着給就是了。若是你老客氣。一定要叫說個價嗎。你老就給二兩銀子罷。實在不算多了。還得走兩天來回。就算四天呢。翼雲聽了。說道。你要二兩。我就給你二兩。你只要船干淨。沿途照應的好。到了地方。我還要多賞酒錢呢。那漢子道。你老放心罷。我的船。在緊靠上邊灣着。你老不信。自己去看。至於沿途。更不用你老操心。你老幾時上船呢。翼雲道。你的船離此有多遠哪。我先看一看船。再說呀。那漢子道。就在這邊。請你老去看罷。翼雲將包裹寄在櫃上。對堂信道。回頭算賬。那堂信嘴裏不知咕嚕了兩句甚麼。翼雲也沒有聽清。就同那漢子走出來。去看那船。看看原是一隻小棚子船。倒還干淨。又與那漢子回到飯館裏。算是把船定下了。翼雲叫堂信算過了飯賬。那船家也要先支幾個錢用。翼雲一摸。零碎銀子化完了。遂打開包裹。由裏邊拿出大包的銀子來。叫堂信去分關。此

時那船家用眼釘住了翼雲的包裹。及至堂倌將銀子秤好送回來包好了之後。翼雲拿了一兩銀子給船家。那漢子笑嘻嘻的接過去。問道你老幾時下船呢。翼雲道。此刻就去罷。那漢子道。那麼我們買點東西。就開船了。翼雲道很好。我就下船去等。那漢子道。包裹我替你老拿着。翼雲遞給了他。看他拿在手裏。先頓了一頓。笑道你老隨我來罷。翼雲臨出門的時候。堂倌低聲說了多要留神四個字。翼雲向堂倌笑了一笑。走出來。趕上那漢子到河坡上。那漢子喊道。小二呀。接着這位道爺。我們有了生意。就要開船了。只見由後面鑽出一個瘦長條子的漢子來。答應道。曉得了。搭上了跳板。伸着竹篙子。將翼雲接下船來。那漢子也跟着下船。把包裹交給了翼雲。道。我上去買點東西。就開船。道爺還帶甚麼東西嗎。翼雲道。不買甚麼了。那漢子上去不一刻。手裏拿着瓶子包裹等等回來。就招呼伙計開了船。走出不遠。就聽得

河岸上。又是聲如洪鐘道。船家我要搭船上去。船家答道。不搭客人了。翼雲
隔着船窗一看。又是那個和尚。不免動了疑心。看那和尚只嚷道。你靠過來
呀。船家只是搖船也不理他。那和尚急了。喊道你真不靠過來嗎。就見那和
尚一直的走上了水面。兩隻脚在水面上。如走平地的一般。也不向下沉。走
出來很遠。趕到船上。翼雲一見大喫一驚。正是不到登峯造極處。焉能逐浪
踏波行。不知那和尚跑上船來。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